



世界文學名著

牧羊神

哈姆生著  
顧一樵譯

P A N

By  
KNUT HAMSUN

Translated by  
KU I TS'IAO

世界文學名著

牧

羊

神

年三月初版  
年三月再版

命(82834)

世界文學名著

牧羊神一冊

P a n

定價國幣叁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

Knut Hamsun

譯述者

顧一樵

發行人

朱經農  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各地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孫宗鑫)

# 牧羊神

新近這幾天我正想念在北地過長夏的情形。我坐着想到無盡的夏日，以及我居住的茅屋。屋後的樹林。我隨便寫點下來，只是藉以消遣自樂。時光過得很慢；我雖沒有什麼悲苦，生活亦够高興，只恨無法使日子過得越快越好。我也很知足，三十歲的年紀更無足掛齒。前幾天有人寄給我兩根羽毛。兩根鳥羽在一張印着貴族冠式的信箋上固封着。從遠遠的地方從一個無庸送回的人處來。那些碧綠的羽毛，倒很有趣。此外我毫無別樣的痛苦，除了我左脚傷處有時作痛——那是從前鎗傷所致，早好了的。



兩年前我記得時光過得很快比現在快得多。夏天不知不覺的已經過去了。那是兩年前——一八五五年。我將要寫點自娛；寫點我經歷的事情，寫點我夢想的幻景。那時發生的事情，許多我現在都忘了。因為我一向很少想到。但是我記得夜裏很亮。並且許多事情好像奇異而不自然。一年還是十二個月，可是夜裏同白天一樣，天上從來不見半點明星。我遇見的人也很奇怪，不像我從前遇見的一樣；有時一夜之間，他們可從幼稚忽然長成，開花結果，而至成熟。這其中也沒有妖術；不過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。從來沒有。

在靠近海邊一所潔白廣大的住家，我遇見一個人，她有幾時常在我思想之中。我現在不常想她；不再常想她。不，我已經把她忘了。但是我還想着此外的一切：海鳥高鳴，林間逐獵，我經歷的夜晚，同那炎夏的辰光。到底我遇見她，只是出於偶然；否則她將一天也不會在我念中。

從我住的茅屋裏，可以看見礁石島嶼，參差錯綜，可以看見一部分海水同些蔚藍色的山尖；茅屋後就是樹林，一個很大的樹林。草根樹葉吐出清香，松杉的液汁也有一種濃郁的氣味，使我聞着非常感快。祇有這個樹林可以使我中心安靜；我的意志得以堅強而鎮定。每天我帶着狗踏

過樹木叢叢的山上，我但願一天一天都可以去。雖然大部分地上還都蓋着餘雪和軟泥。我除了伊索沒有別의 同伴；現在換了各拉了，但是那時候是伊索，後來被我彈死的狗。

每在晚間，當我打了一天獵回到茅屋，我可以覺得仁慈，質樸的情感，滴滴從週身流露，中心有一種愉快的微顫。我就同伊索說我們是何等的舒服。「那裏，我們就要生火，在灶爐上烤鳥吃，你以為爲怎樣？」鳥燻好了，我倆都吃了之後，伊索就縮到爐子後面，我點着了旱烟筒在板凳上躺一回，聽着林中沉靜的風嘯。微微的風吹向茅屋，我可以聽得很清楚遠遠山後松雞的呼聲。除此外一切靜寂。

許多時候我躺着就睡着了，整個和衣而臥，一直到聽見海鳥飛鳴方始驚醒。於是從窗外望出去，我可以看見商場的大白屋，雪利倫的船碼頭，同我常去買麵包的店房。我再躺一會，自己詫異怎樣會來到此地——在林邊的一個茅屋裏，遠遠在北地。

於是伊索在爐邊搖動他瘦長的身軀，頸圈震響，張嘴打呵欠，搖搖尾巴。我就跳出來。這樣睡了三四點鐘，覺得完全休息好了。一切都充滿着愉快……

有許多夜晚就是那樣過去。

二

疾風暴雨，這些並不足慮。許多時候落雨天也有些快意事來，令人覺着要單獨去享受他的樂趣。站在一處，向前直望，幾番四顧而笑了。有什麼要想的呢？窗上一塊潔淨的玻璃，一線陽光射着，遠遠看見一溪清水，有時雲間露出蔚藍的一片天空。這已經足夠快樂的了。

別的時候，雖是非常快意的事情也難抬起憂鬱無聊的心境；一個人可以坐在跳舞場中而還是冷靜，不關心，不受任何事情的感應。悲和樂只在自己心裏。

現在我記得那一天了。我走到了海邊。雨忽然下來，我就跑到一所敞開的船塢裏坐了一會。我微微吟着歌調，並不是爲着覺得什麼快樂，聊以消遣罷了。伊索同我在一起；他坐着靜聽，我亦

切聲而聽。外邊人聲嘈雜，漸漸近來。只是偶然遇見，再也不會比這更自然。有兩男一女急急跑向我坐的地方來。他們笑着互相叫着說：

「快來！進這裏來躲雨！」

我立了起來。

有一個男人穿着白的軟襯衫，雨浸濕了的，脹大得像垂囊；在那濕衣的前面，有一個金剛鑽的鈕子。他穿的是尖長的皮鞋，有些變了樣子，也受了雨天的影響。我問了他好。他就是商人麥克。在我常買麵包的店裏的，故而認識。他請我隨時到他家裏去走走，但我還沒去過。

「哈哈，就是你麼？」麥克一看見我就說。「我們正要到磨麵坊去，下雨了，只得折回來。那裏看見過這樣的天氣？大尉呀，那麼你幾時到雪利倫來看我們呢？」

他介紹那個身材矮小，黑鬚鬚的人給我；他是一個醫生，住在教堂附近。

女郎把面網稍爲提上一些，提到她的鼻邊，起始同伊索低語。我很注意她的短外衣；我可以從摺紋同鈕孔邊看出這件衣裳是染過的。麥克亦把她介紹給我了，她是他的女兒，名叫愛娃。

愛娃從面網中對我秋波一轉，就又低低同狗說話，並且唸頸圈上寫的字：

「原來你叫伊索，是不是？醫生，誰是伊索？我祇記得他寫過伊索寓言。他是一個小亞細亞人麼？我記不得了。」

小孩子，一個正在讀書的女孩子。我對她看：她身材高大，但也說不到有樣式，大約十五六歲，很長一雙黑手，手套都沒有戴。她好像那天下午恰正在字典上查了伊索，預備好了。

麥克問我現在做些什麼？戶外遊戲。我打獵射得頂多的是什麼？要船時候，儘可以隨時去用他的，只要告訴他一聲。醫生一句話也沒有講。當他們走開時候，我看出那個醫生稍為有點跛足，走起來撐着一根棒。

我走回家，心中還是像從前一樣空寂無聊，隨便哼着調子。船塢的聚會對我毫沒有什麼影響；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，麥克的濕襯衣，同一個金剛鑽鈕，金剛鑽也濕了，一點光彩都沒有。



在我屋外有一塊高大灰褐色的巖石。他好像對於我有一種友愛的感情；我走來走去他好像注意我，並且認得我。在早晨出去時候我歡喜繞到那邊，走過這塊石頭，好像向我的好朋友告別，並且我准知道他會在那裏等候到我回來。

於是我到林間去打獵，有時射到，有時沒有……

羣島前面的海，十分沉寂。許多次數我站在高峯上看海。在風平浪靜的時光，船好像動都不動；我可以三天以內看見那同一的遠帆，小而白，彷彿一隻水鷗。有時風迴浪轉，遠峯幾乎不見，而後暴雨來了，西南風亦起了；大好的一齣戲我站着觀看。萬物都爲雲霧迷滿了。天地混合一起，海水飛在空中化作軍馬奔騰，旗旛招展。我躲在轟出的巖石下，想着許多事情；我的心弦緊張。我自己想只有天知道爲什麼我在這裏看着，爲什麼海在我眼前迸開了。也許我現在看的是地球的內腦，在怎樣沸煎怎般吐氣。伊索等得不耐煩了；有時不安地豎起他的口套來嗅嗅，脚也不自然地抖動。我並沒有留心他，他就來到我兩腳中間躺下，也同我一樣呆呆對着海看。從來聽不見一聲鳥叫，也沒有半點人聲；什麼都沒有；祇有狂風呼嘯着吹過。離得很遠有一羣礁石，一塊塊隔着。

海波澎湃着衝過礁石，水勢下瀉，像一羣瘋狂的水手，不像渾身淋漓的海神，跳出空中，呼聲如雷，毛髮聳起，頭上長着輪子一般；然後他又破浪而跳下去了。

在暴風疾雨中，一隻炭樣黑的小汽船正破浪前進……

下午我到船碼頭去，那隻炭黑的小汽船已經到了，那就是郵船。許多人圍在碼頭旁邊，看這不常來的客；我注意這些人個個都是藍眼睛，不論他們別處長得如何不同。一個年青女郎頭上裹着一塊白呢布，站得不遠；她有很黑的頭髮，白呢襯着格外美麗。她好奇地對着我，看我皮製的衣裳，看我的鎗。我向她說話，她很害羞，頭回了過去。我說：

「你應該常戴這樣一塊白呢布；這樣打扮真合式。」

正在那時候一個肥大粗笨穿着冰島緊身的人走來同她一起；他叫她伊凡。一望可知她是他的女兒。我知道這個胖子他是本地的鐵匠。不多幾天以前他曾爲我修鎗管的……

風雨努力工作，雪都融化完了。有好幾天地面上蒙蔽着一股悽涼的寒氣；爛樹枝斷折了；寒鴉聚在一起，怨鳴不休。但是這樣並不長久；太陽就來，有一天他真在林後出來了。

陽光照着。我渾身覺得一種甜美的愉快；我肩負着鎗有無窮閒靜的安慰。

#### 四

那幾天，我打獵從不至於沒有東西打。儘多儘少都有野兔、松鷄之類，自然不必說。有時偶然走近海邊，看見些海鳥，也射到了。時光過得真快活！日子一天比一天長，空氣格外澄清了；有幾天我捆起行囊，走進山叢，爬上頂去；遇見了養馴鹿的拉布族人，他們送給我牛酪——厚味的牛酪還帶着牧草香氣。我那樣上山去不止一次。然後又回家來，每每射些鳥類放在皮袋中。我坐下來把伊索繫住了。離我幾里外就是海；山旁潮濕而幽暗，澗水涓涓，點滴流下。當我閒坐四望，這遠遠山上微微的流水聲響，曾使我忘却了多少時光的過去。我自己想這裏是一曲無盡的小歌，滴瀝作響，從沒有人聽見，從沒有人想到，而歌聲仍是不絕，萬古長存！於是我覺得只要我還能聽此點

滴。這些山也還不算完全荒棄。有時也有事情發生；雷聲霹靂震動天地，巖石奔裂，衝下海去，後面留着一陣煙迹灰踪。伊索就即刻以鼻順着風向，驚異地聞着這莫明其妙的煙味。當積雪化解，山旁每有裂縫，放鎗聲呼號聲皆足以使得巖石鬆開，直滾下去……

一兩點鐘就這樣過去了，時候過得真快。我解開了伊索，把皮袋換了換肩，就向着家走。天色漸晚了。在下面的林中，我總找到了羊腸曲折的舊路。我隨灣到灣慢慢地走——反正沒有什麼要緊。家裏又沒有人等我。自由得像王侯，我儘可以隨着我的興致，在太平的樹林中漫遊。林鳥都無聲了；祇有遠遠松鷄夜啼——總是不休。

出了樹林看見前面兩個黑影，兩個人走動着的影子。我趕上他們。我認得一個是愛娃，並且向她道了好；還有一個是醫生。我把鎗給他們看；他們又看着我的指南針，我的皮袋；我請他們到我茅屋去，他們答應改日來。

已經是晚上了。我回家點着火，烤了一只鳥，吃了晚飯。明天就又昷一天了……

一切靜寂無聲。那晚我躺着從窗中往外看。那時林間田上有一種神奇的微光；太陽落了山。

天空染着深紅色，光亮如油彩。滿天是開朗淨潔；我注視着碧清的海水，我躺在那裏，好像面對着世界的無限深處。我的心緊張地跳，但也很覺安然。我自己想，只有上帝知道今夜爲什麼天空穿了金紫色的衣裳——倘若不是爲着世上有什麼慶典，有什麼盛大的宴會，何須繁星送着音樂，雲舟蕩在銀河裏！看來如此——我閉着眼，跟着輕舟，讓千萬的思想飄浮過我的心流……

這樣好幾天過去了。

我漫遊各處，留心着雪怎樣化水，冰怎樣融解。許多天家裏食料還够時，連一鎗都不發，祇是逍遙自在，地漫遊各處，讓時光過去。隨便我往那一處走，總有許多可聽可看的事物，每天一切總有些變動。甚至於柳叢松林都等着春天。一天我走到磨坊去，堅冰依然未化，但是旁邊的泥土深現着多年踐踏的踪跡，那裏會有多少人們肩着一袋袋的穀去研磨。到那裏正好像在人羣裏走，牆上還有許多刻着的字句和書信。

好吧，好吧……



## 五

我再寫下去麼？不多寫了。只是寫一點爲自己的娛樂，並且說說兩年前春天怎樣來，萬物怎樣情形，也還足以消磨辰光。地上海濱都微微有了香味；林間乾枯的樹葉，發出甜香的氣味，喜鵲們嘴啣着小枝正在做窠。又隔了幾天，溪水涓涓始流；各處看得見蝴蝶了，漁人也從漁埠回來了。兩隻商船滿載着魚回來，停在曬場那邊；忽然間大島上面來了騷亂和活動，因爲就要在石頭上曬魚乾了。這些我都可以從窗口看見。

但是春的消息還沒有傳到茅房邊；我獨自一個人，仍舊獨自一個。有時有人走過。我看見伊凡，鐵匠的女兒；她鼻子上長了幾個雀斑了。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我問。

「出來尋些柴燒。」她靜悄悄回答。她手裏有一根捆柴的繩，她的白呢頭巾仍在頭上。我站着看她，但是她並沒有回轉頭來。

以後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一個人。

春天趕緊着來，樹林跟着變化。燕雀蹲在樹頂，對着太陽亂叫。我看着他們真是非常快樂。有時清早兩點鐘我就起來，爲着在日出的時候可以分享些飛鳥走獸的快樂。

我也許亦受了春天的影響，有時我的血液躍動，好像空谷的足音。我坐在茅屋裏，想着修補漁桿釣具，但是一點都沒有動手，因爲一種愈快而神祕的不安一直在心上忐忑不定。後來伊索忽然跳出來，站着，毛都豎了起來，吠了幾聲。有人走到茅屋來了！我趕緊脫去帽子，聽見愛娃的聲音已經在門口。她同醫生依照前約，和善而不拘束地來訪我了。

「是的。」我聽見她說「他在家。」她走前來，天真爛漫地給我握手。「我們昨天在這裏的，但是你出去了，」她說。

她坐在木床上的氈子上，看看茅屋的四圍；醫生同我並坐在長凳上。我們講話，隨便亂談；我

告訴他們許多事情，像樹林裏有些什麼動物，什麼東西在犯禁期內不能打獵，現在松雞剛正不許射等等。

這一次醫生亦沒有說許多話，但是看見了角製的火藥盒，上刻著牧羊神的像，他起始敘述牧羊神的神話。

「但是，」愛娃忽然說，「當一切禽獸都不許射的時候，你怎樣過活呢？」

「魚，」我說，「大半吃點魚。反正總有東西吃。」

「那麼你可以到我們家裏來吃飯，」她說，「去年這裏來了一個英國人——他住過這個茅屋——常到我家裏吃飯。」

愛娃對着我，我看，我對着她。那時我覺得心有所感，好像覺到一點飄渺的歡迎。這一定是春天的關係，天氣真好。我後來想，可是我亦羨慕她彎彎的娥眉。

她談到我的茅屋，說我屋裏怎樣安排得好。我在牆上掛着幾種獸皮同鳥翼，裏面看來像是一個粗陋的洞。她喜歡這個洞。她說「不差，是一個洞。」

我沒有什麼合適的東西可以貢獻來賓；我想，我要炙一隻鳥，他們嘗嘗也有趣——讓他們像獵人一般用手拿着吃。我就炙了一只鳥。

愛娃講到那個英國人的事情。他是一個怪僻的老人，高聲對自己說話。他是信天主教的，常常帶了一本印着紅黑字的小祈禱書，到那裏帶到那裏。

「那麼他是一個愛爾蘭人麼？」醫生問。

「是一個愛爾蘭人……？」

「是的——既然他是一個天主教徒。」

愛娃臉羞紅了，欲說不說，回過頭去。

「好吧，不差，也許他是一個愛爾蘭人。」

從此之後，她失了剛纔的活潑。我爲她抱歉，竭力想安慰她。我說：

「是的，你說得當然很對，他是一個英格蘭人。愛爾蘭人不會旅行到挪威來的。」  
我們約好了有一天搖船去看晒魚場……

我送了客人幾步，纔走回家，坐下來收拾捉魚的器具。我的小網是一向掛在門旁釘上的，有幾個網眼鏽壞了；我磨磨尖針鈎，把網眼補好，然後再收拾別的網。今日怎麼好像竟不容易做什麼事！手頭工作毫無關係的思潮在起落。我想起剛纔讓愛娃老坐在牀上，沒有讓她坐到凳上去，很是不對。我面前忽然現出她棕褐色的臉和頸；她的裙子前面繫得下些，腰部好顯得長，是很時式的；她天真的用大姆指表情，使我感到溫柔，膝上微微的皺紋也充滿着和靄。她的嘴大而美滿。

我站起來開了門往外望。什麼都聽不見，實在那裏也沒有什麼可聽的。我又關了門；伊索從他臥處來，看出我正在爲着什麼不定心。忽然一心想着要去追愛娃，問她討一點絲線來補網，這也不算推托——我可以拿下網來，指給她看破的地方。已經走到門外，我方始想起我自己鈎盒中有現成的絲線，實在够補網用的。我慢慢走回來，很失望——因爲我自己還有絲線。

重進茅屋時，我感見一種新奇的氣息；好像我不再是獨自一個人在那裏。



## 六

有人問我是否不打獵了，因為他在外捉了兩天魚，竟沒有聽見我在山上放過一鎗。是的，我什麼都沒有射；我歇在茅屋裏，等沒有食物時再說。

第三天我帶了鎗出去了。樹林裏漸漸變綠；泥土同樹木發出一種氣味。嫩草已經逃出冰凍而發芽。我充滿着思索，屢次坐下。三天來除了那天遇見的漁人外，沒有見別人；我自己想，也許在今晚的歸途，在那遇見過醫生同愛娃的樹林盡頭，我可以遇見一個人。他們也許又到那裏散步了。——也許，也許不。但我爲什麼特別想到他們倆呢？我射了一對松雞，卽刻燒一只；後來把狗繫好了。

我在乾地上橫倒吃雞。寂靜中只有微風的吹動，同偶而應和的鳥聲。我躺着仔細看柔弱的

樹枝迎風搖動；微風正在工作，帶着花粉經過枝枝葉葉去充實一切天真的花朵；樹林中都像充滿了愉快。一條青蠟順着樹枝不絕地蜿蜒，好像無從休息似的。青蠟有了眼亦看不見，每每直僵僵挺起了全身在空中尋食；他看起來好像一堆綠線，正用長針腳縫樹枝的接痕。到晚上，或者可以縫完。

寂靜極。我起來向前走去，坐下又立起來，差不多四點鐘了；到六點鐘我就可以起身回家，路上也許可以遇到人。還得等兩點鐘；我已經稍覺不安，就刷刷我衣服上的灰沙和野草。所經過的地方我都認得，相識的樹和石，依然孤零零地立着；當我走時，脚下樹葉沙沙地響。單調的呼吸同熟悉的樹石對我有無窮的意味，使我充滿了一種奇別的刺激；一切都好像心向着我，同我的存在相合一起；我一切都愛。我檢起一小根乾樹枝拿在手裏，坐下來看着，自己轉念頭；樹枝差不多是乾枯了，可憐的樹皮觸着我，我心中充滿了憫恤。當我重立起時，我並不把樹枝擲遠，但把他放到地上，依依不捨對他站着；最後我眼淚汪汪把他留在那裏。

五點鐘了。今天太陽報時候沒報準；我整天向着西走，也許到茅屋時太陽的記號比平常還

早了半個鐘頭。這些我都很曉得，但是到六點至少總還有一點鐘，我再起來，稍往前走些。樹葉在腳底下沙沙發響。這樣一點鐘過了。

我下望小河同一冬天被冰封鎖了的小磨坊，我停着。磨坊裏正在工作；工作的聲音觸醒了我，我當時當地驟然停了。「我在外面太久了，」我高聲說。周身覺得一陣悲痛；我即刻轉身回家走去，但是我總覺得在外面太久了。我走得格外快了，後來竟跑起來；伊索明白必有緣故，拉着皮帶，拖我前進，嗅着地上匆匆地走。乾枯的樹葉在四周碎裂作響。但當我們到樹林盡頭沒有一個人在那裏；沒有人，一切都寂靜；那裏一個人都沒有。

「這裏一個人都沒有，」我對自己說。但這並不算比我預料的還壞。

我沒有久停，就向前走。思想引導着我，經過我的茅屋一直走到西里，帶着伊索，帶着我的袋和鎗——帶着我隨身的一切。

麥克先生十分友愛地接待我，並且留我吃晚飯。

七

我想我能猜度些別人的心事——但是也許不是這樣。日子過得順利時，我覺得像能深知別人心裏的意思，雖然我並不十分聰敏。我們坐在一間房裏，男男女女同在一起，我好像看得出他們心裏的念頭，知道他們對於我的意見。他們眼睛光很敏捷的小變動，我都可以看得出；有時血氣上升，雙頰變紅了；有時候他們假裝望別處看，但是眼角邊還是偷偷地側看着我。我坐在那裏，留心着這些，可是沒有人夢想到我能殼看透到他們心裏。好幾年來我覺得我能殼看透凡我遇見的人的心坎。但是也許不是這樣……

那天我整晚在麥克先生家裏。我可以即刻就走開；我坐在那裏毫無趣味——但是我到這裏來豈不是爲着我的理智在指使我來？我又怎樣能殼即刻就走呢？晚飯後我們打紙牌，喝甜酒；

我坐在那裏，背向着大家，低下了頭；在我後面愛娃走進走出。醫生早回家去了。

麥克先生拿新式的燈給我——這種石蠟燈在極北地方第一次看得見。燈很華美，有沉重的鉛座子，他每晚總自己點——以防不測。他有一兩次講到他那個做過領事官的祖父。

「這個胸針是加而約翰國王親手給我祖父，麥克領事的。」他說，手指指着他的襯衫上的金鋼鑽。他的妻已去世，他指給我看在別一間房裏掛着的畫像——她是一個有大家風範的女人，帶一頂花邊帽，露着和靄的微笑。同室中有一個書架，放着些舊法文書，那也許是家傳的。書裝釘得很華美，帶着金鑲邊，書裏寫着許多舊主人的名字。這些書裏有幾種關於教育的；麥克先生本來是一個有點學識的人。

他店裏的兩個伙計都叫了進來湊打紙牌。他們玩的很慢，並且遲疑不決，細細地數，還是一樣弄錯。愛娃幫着一個伙計助手打牌。

我打翻了酒杯，覺得慚愧，就立了起來。

「看——我把酒杯打翻了。」我說。



愛娃不禁放聲大笑，就答：

「不差，這個我們看得見。」

他們都笑向着我，表示這沒有什麼要緊。他們給我一塊手巾自己去揩，我們仍舊接着遊戲。不久已是十一點鐘了。

從愛娃的笑裏我覺得一種渺茫的不快。我看看她，她的臉變得不動看，呆板而不美。臨了麥克先生說他的伙計們應該睡了，遊戲因以中止；後來他靠在沙發上，起始談到他們門口掛招牌的事情，並且徵求我的意見。他問我用什麼顏色最好？我並不關心這種事，想也沒想，隨便說用黑的，麥克即刻表示同意。

「黑的不差——恰正同我自己想到的一樣。」油鹽糟坊大黑字寫着——那應該看着很不差。……愛娃，現在該是你睡覺的時候了吧？」

愛娃站起來，同我們倆握手問夜安，就離開這間屋。我們坐下去。我們講到去年造成的鐵路，同那第一條電報線。「不知道我們這裏幾時纔可以通電報呢。」

停了一會。

「事情是這樣，」麥克先生說，「歲月過去，我現在已經四十六歲，鬚髮都變灰了。你在白天看見我，也許說我是一個少年人，但到夜深人靜，我獨自一個十分感到，我是上了年紀了。大多的時候我只是耐心坐在這裏。假使隨便說些瞎話，那還不差。哈哈！」

「假使隨便說些瞎話？」我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我覺得好像從他的眼珠中可以明白……

他站了起來，走到窗邊向外望去；他身子稍彎着，頸後頭髮蓬鬆。我也站了起來。他回轉頭來，長的尖頭皮鞋向着我走來；兩手的大姆指插在背心袋裏，臂稍舞動，好像翅膀一般；他微笑了。於是他又說我要船可以借給我，就伸出手來。

「等一會，我同你一起走。」他說着，吹滅了燈。「是的，是的，我覺着要走一走。天還不很晚。」我們走出去。

他指着到鐵匠那裏去的那條路說道：

「這條路走——最近了。」

「不對，」我說。「繞着船碼頭纔是頂近的路。」

我們辯了一會，互相都不能同意。我自己相信我是對的，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堅持。臨了他提議各人仍走各人的路，誰先到可以在茅屋那裏等候。

我們起身走，即刻他走進樹林不見了。

我像平常一樣一步一步走去，預算我儘可以比他早到五分鐘。但等我到茅屋時，他已經在那裏了。我將近走到的時候，他喊着同我說：

「我說的怎樣？我總走這條路——這纔是頂近的路。」

我驚異地看着他；他並不出汗，也不像跑過了的。他不再耽擱，很友愛地問了夜安，就從原路回去。

我站在那裏自己想：這可奇怪了！我遠近總應該知道。這兩條路我都走過好幾次，莫非他又

在說瞎話了。這是在裝着玩麼？

我看見他的後背，當他走進樹林深處。

頃刻間我起身去跟他，趕快而小心；我看見他一路揩他臉上的汗，我現在不敢一定說他剛纔沒有跑了。我就改慢了脚步，細心注視；他在鐵匠店門口停了脚步。我躲在一邊，看見門開了，麥克先生走進屋去。

時光是一點鐘了；我可以從海和草的神氣看得出。

## 八

好好過了幾天；我唯一的朋友祇是樹林同孤實。親愛的上帝呀！我從沒經歷過像那頭幾天的孤寂。陽春到了；已經尋得見鹿蹄草和蒼草金絲黃鶯也來了，這些鳥我都知道。我每從袋裏拿

出一二枚銀幣來相擊作聲，以打破靜寂。我自己想：『假使狄台利同綺色林來便怎樣！』（按狄台利綺色林乃出沒於荒山野林的男女愛神）

夜晚又近了；太陽落到海裏再浮出來，格外紅得鮮明了，好像吃醉了酒。那些晚上，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，誰也不會相信。

牧羊神是不是坐在樹裏守着我，看我做些什麼？他的肚子是不是開着他彎着坐在那裏，不是像從自己肚裏喝水？但他所有的作爲無非便於偷偷看我；當他看出我心潮的起落，全樹都被他靜默的笑震動了。林間到處沙沙聲響，獸的呼吸，鳥的鳴聲，他們的應和充滿了空氣。正是小金蟲飛動的節候，嗡嗡的聲音雜和着夜蛾的營營，聽着好像全樹林的各處都在竊竊私語。可聽的聲音真多吓！我三夜不得安睡；我想到狄台利（男）同綺色林（女）

「看吧，」我想，「他們也許來。」綺色林也許領着狄台利到一棵樹邊說：

「狄台利站在這裏看守着，留心看着我；我將讓這個獵人替我把鞋帶繫好。」

這個獵人就是我，她注目傳神使我也明白個中意味。當她來時，我心裏一切明白，不像平常

的一樣跳，倒像鈴那般搖。我以手撫摩她。

「替我繫好鞋帶。」她說着兩頰緋紅。一會兒以後，她靠近我的嘴唇低聲說：「你不是在繫鞋帶，你是我的愛人……」

太陽沉到海底又起來了，鮮紅如帶醉意。空氣中充滿着竊竊私語。

一點鐘以後，她靠近我嘴邊說道：

「現在我得離開你了。」

她臨走轉身對我揮手，她臉還是紅着；她面色格外嫩了，並且充滿着愉快。她又轉身對我以手舞着。

但是狄台利從樹蔭底下走出來說道：

「綺色林，你做的什麼勾當？我看見你了。」

她答道：「狄台利，你看見些什麼？我什麼也沒有做。」

「綺色林，我看見你做的事了。」他再說：「我看見你了。」

於是她濃厚快樂的笑聲在樹林中震響着，她同他一起去了，周身充滿着罪過同愉快。她又到那裏去呢？到別一個人那裏；到林間的獵人那裏去。

半夜了。伊索弄散了束縛着的繩，獨自出去捉野獸。我聽見他在山中狂吠，後來等到我去找他回來已經一點鐘了。一個牧羊的女郎來了；她繫好她的襪子，哼着調子，四圍看看。但是她的羊羣在那裏？半夜三更在樹林裏又爲什麼？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在那裏走來走去爲的是心神不定，也許爲的是高興；這是她自己的事。我自己想，她聽見了伊索在林間的呼聲，知道我在外面。

當她走前，我起立向她看着，她是何等的纖弱嬌嫩。伊索也立定了看她。

「你從那裏來？」我問道。

「從磨坊來，」他答。

但是這樣夜深她在磨坊又能做什麼？

「你這樣嫩弱怎樣敢深夜到樹林中去？」我說。

她笑着說道：

「我並不十分年輕——我十九歲了。」

但是她決計不會是十九歲；我可斷定她多說了兩歲，她不過十七歲。但是爲什麼她要撒謊說大幾歲？

「坐下。」我說，「請把名字告訴我。」

她坐下，漲紅了臉，在我旁邊，並且告訴我她的名字叫亨利娜。

於是我就問她：

「亨利娜你有情人麼？他曾經擁抱過你麼？」

「有過。」她說，含羞地笑着。

「已經有多少次了？」

她默默無言。

「多少次？」我再問。



「兩次。」她柔聲回答。

我拉她近我說道：

「他怎樣擁抱你的？是不是像這樣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低低震顫着說。

卽刻就四點鐘了。

## 九

我同愛娃談了些話，

「天就要下雨了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時候了？」她問。

我看看太陽答道：「大約五點鐘。」

她問道：「你看着太陽能說得這樣準麼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答：「我能這樣。」

停一會。

「但是你若看不見太陽，你又怎樣知道時光？」

那時候我可以從別處看出潮有大小漲落。草的位置，鳥的歌聲，都隨時光變換；有些鳥飛走了之後，有些鳥纔起始發鳴。有些花下午闔閉了；葉子的綠色有時鮮艷，有時幽暗，都可以因此辨別時候；並且除此外，我還能感覺到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

「那時我預料天將下雨，我爲了愛娃不願使她在路上多耽擱，我就舉帽告別。但她驟然止住我問我新的問題，我就稍停。她臉色暈紅，問我到這裏來究竟爲什麼，爲什麼打獵，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爲什麼？我從不於食料之外多射，爲什麼讓我的狗閒着……」

她臉上泛紅謙遜的神情。我知道有人曾經談論到我，被她聽見了；她也並不是爲自己問。不知怎樣她喚起我溫柔的情感；她看着如此的伶仃，我記得她已經沒有母親；她瘦弱的手臂表現出無人照料的善况。我不禁覺着憐惜。

我出去射獵並不爲殺生，爲的是自活。我今天如要一只松雞，我也不射兩只，情願明天再射。何必多射呢？我住在樹林裏，就像在樹林裏生長的子女一般。從六月一號起禁射野兔同松雞；我現在竟沒有什麼可以再射。也好，我就出去釣魚，就食魚過活。我將要借她父親的船搖着出去。老實說，我射獵並不爲着好殺，乃爲在林間過活。爲我，這是一個好的所在；吃飯時候我可以躺在地上，不必直僵僵坐在椅子裏；此地我也沒有倒翻過玻璃杯。在樹林裏我可以隨着高興做去；我可以仰面躺下，閉着眼睛；我歡喜說什麼就說什麼。我每覺得想說幾句話，想高聲嚷出來，在樹林裏聽着像心底發出的語音……

當我問她懂不懂我所說的一切，她說「懂得。」

我接續下去，多告訴她些，因爲她的雙眼在注視着我。「你不曉得我在山野間所看見的東

西多着呢！」我說。「冬天我出去散步，也許看見松雞在雪裏的行踪。忽然不見了腳印，從那裏松雞振翼飛走了。但從羽翼的痕跡，我可以知道他飛的方向，不久我又找到他的踪跡了。這樣我總覺到一些新奇的感覺。秋天許多時候我看見流星。我獨自尋思，這些流星是什麼？那間世界都在抽筋似的亂動了麼？就在我眼前變粉碎了麼？試想想看——我竟有終生看流星的福氣！炎夏來時，每個樹葉上大約都有小動物了；我看見有些沒有翅膀；他們在世上不能走遠，生死只能在一個小小的樹葉上——他們出世的小葉上。」

「有時我看見蒼蠅。但是這所談都是瑣碎事——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？」

「是的，不差，我明白。」

「好，好。有時看着草，草也許再向我看，誰又知道？我看着一小片的草，草也許微微震顫，略略在想我。我自己就想：這裏是一葉的草渾身震顫。或者我碰巧看着一棵杉樹，也許有一小枝足以使我戀念，有時在沼潭旁邊遇見人；有時碰巧這樣。」

我對她看；她彎身向前站着靜聽。我幾乎不認得她了。她那樣注意得忘其所以，倒變得醜陋。

難堪呆頭呆腦；她的下唇遠遠落開。

「是的，不差。」她說着，整好她的姿勢。

雨起始一點一點落下來了。

「天下雨了。」我說。

「啊，真的，天下雨了。」她說着，即刻起身走。

我並沒有送她回家，她獨自上路走了；我趕忙回到茅舍。過了幾分鐘，雨漸落大。忽然我聽見後面有人跑着趕我。我急停，愛娃就在面前。

「我忘了告訴你。」她氣急地說，「我們要到島上去，到那曬魚地方去。醫生明天要來，你有功夫麼？」

「明天麼？不差，真的我儘有功夫。」

「我忘了早告訴你。」她重新說，並作微笑。

當她走去，我注視着她嬌細而美的小腿，她膝蓋以上都已濺濕。她的鞋子亦透水了。



還有一天我記得很清楚。那就是夏天來到的時候。在夜裏太陽就起始發光，到早晨潮濕的地上早曬乾了。在新雨初霽後，空氣柔和而清新。

下午我到碼頭邊去。水靜止無波，談笑的聲音從島上傳到我們，那裏男男女女正在釣魚。一個快樂的下午。

唉，這不是一個快樂的下午麼？我們帶着幾籃酒食，一大羣人坐在兩隻船裏，年輕的女人穿着輕衫，我快樂得哼着歌調。

在船裏時候，我在想這羣年輕人的來歷。其中有倫斯曼的女兒們，同外科醫生，一兩位保姆，同教會的婦女；我們從前並沒見過，我不認識他們；但是我們友善得像多年的老朋友。我做錯了

些事！我不慣在社會中應酬，對年輕女人屢次用不客氣的稱呼，但他們並不因此惱我。有一次我說「親愛的」或「我的親愛的」，但是他們亦饒恕了我，並不在意。

麥克先生照常露着沒有漿過的前襟，同金剛鑽鈕。他像是十分高興，對着隔船喊道：

「嘿，你們這羣痴人，留心着裝酒瓶的籃。醫生，這些酒你得負責。」

「好吧！」醫生嚷道。就這幾句話來往兩船間，我聽着覺得爽神樂意。

愛娃穿着早一天穿過的衣服，好像她沒有別的，或是不高興穿別的衣裳，她的鞋子也仍舊是那一雙。我猜想她的手不十分乾淨；但是她戴着一頂簇新帽子，帶着羽毛。她帶着染過的短衣，當作座墊。

我從麥克先生之請在我們將近靠岸時候放了兩鎗，他們都歡呼了。我們在島上閒遊，工人都迎接我們，麥克先生停在那裏同他手下的人們說話。我們找到雛菊同萬壽菊，便插在鈕扣洞裏；有些人找到兔鐘花。

有一羣海鳥在空中海邊喋喋呼鳴。

我們在一塊草地上搭了帳篷。那裏有些矮小的白楊；籃子都打開了，麥克照顧着酒瓶。輕羅衫，碧眼睛，玻璃杯響，海，白色的遠帆。我們稍爲唱點歌。

雙頰都紅暈了。

一點鐘後，我充滿着愉快；甚至纖小事物足使我發生快感。一個女郎帽子邊的面網飛起，頭髮披下來；一雙笑迷迷閉着的眼睛，觸動了我。那一天呀，那一天！

「大尉，我聽說你在山上有一個奇別的小茅屋，是不是？」

「只是一個窠。對我正合適。有空請來看看，別處再沒有這樣的茅屋。屋後就是大樹林。」

又一個走前來，善意地說：

「你從前沒有到過這北邊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回答。「但我現在都熟悉了。每夜裏我面對着山嶺，地球，同太陽。但我不想試用優美的字句，你們這裏有怎樣的一個夏天！在大家都還熟睡的一晚，夏天忽然跳出來，清早就已



經到了。我從窗口外望。親自看見的。我有兩個小小的窗洞。」

第三個走前來。她的柔聲纖手很足動情。一切是多麼的可愛！她說：

「我們換花好不好？他們說這樣可以得福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着，伸出我的手來，「讓我們來換花。謝謝你。你是多麼美麗！你有可愛的柔聲；我時時刻刻在聽賞。」

但是她又收回她的兔鐘形花，立刻說道：

「你在想些什麼？我的意思並不在你。」

她的意思並不在我！她認錯了人，使我心傷；我但願我在家裏，遠在我的茅屋裏，祇有風可以同我講話。「對不起。」我講，「請恕我。」別的婦人們彼此相對看看，走開了，省得我難為情。

正在那時節，有人匆忙地向我們走來；大家都看得見她——她就是愛娃。她直走到我面前。她說了幾句話，以雙臂繞我頸，緊抱住了。一再在唇邊吻我。每次她說些話，但是我總聽不出說的什麼。這些我都不懂；我的心靜止；我祇感覺得她熱燒的面容。後來她脫身離我；她嬌小的胸膛志

忑跳着。她站在那裏不動，褐色的面和頸，瘦長的身材，眼光閃閃若無所注神。大家都對着她看。這是第二次我被她烏黑的蛾眉——彎彎高出前額的雙眉醉迷。

但是，天呀——這個女子已經當着大衆吻我了！

「愛娃，這爲什麼？」我問，我可以聽見我血的跳動，好像就在喉嚨下面，使我說不清楚。

「沒有什麼，」她答。「祇是我想要這樣。沒有什麼關係。」

我站着呆呆看她。

我脫了帽，機械地撫着頭髮，想：「沒有關係？」

遠遠麥克在說什麼；我們在那裏聽不出他所說的話。但我想麥克沒有看見，沒有曉得，可以自慰。真巧，他那時正不在一起。我覺得放心，走到別人那邊，裝出很不在意的神氣，笑着說：

「請大家恕我剛纔無禮的行爲；我自己覺得非常抱歉。愛娃好意要同我換花，我自己忘其所以了。我求她饒恕，請你們亦寬容。你們試爲我設想：我獨身過活，不慣同婦人們在一起；我又喝了些酒，酒我是不常喝的。請你們務必恕我醉了。」

我笑了，表示對於這段小事毫不在意，希望大家忘掉；但是內心我却很着急。並且我所說的對於愛娃沒有發生影響。她並不想隱瞞，並不想掩飾她急促的動作所發生的影響；她倒反而靠近我坐着，時時刻刻向我定睛看着。屢次她對我說話。後來當我們做捉迷藏遊戲時候，她還說：

「我要捉到格蘭大尉。我不想追趕別人。」

「噲，姑娘，不要作聲！」我低聲頓足說。

她作驚異貌歪斜着臉，好像感到痛苦。後來又含羞微笑了。我深為感動；她眼裏露出可憐的神氣，她瘦小的身材使我難以拒絕；我那時被她吸引過去，就把她纖長的弱手放在我的手裏。

「以後吧，」我說，「現在够了。我們明天可以再會。」

在晚上我聽見伊索從牆角起來呼叫；我睡夢中聽見，但是我正夢在射獵。犬的呼聲插入我的夢中，並不能把我叫醒。當我翌晨二點鐘走出茅屋去，草裏看得見有一雙脚印；有人到過這裏——曾經先到一個窗邊，然後再到那個。到大路上，脚印就看不清楚。

她熱着雙頰到我這裏來，滿臉是光彩。

「你在老等麼？」她說。「我恐怕你在等我了。」

我並沒有等候；她站在我前面的當路。

「你睡好了沒有？」我問。我竟不知說什麼好。

「沒有，沒有睡好。我一直醒着。」她回答。她又告訴我她那晚沒有睡覺，只是閉目坐在椅上，並且她曾經到屋外略略散步。

「昨天晚上有人在我屋外的，」我說。我今天早晨看見草裏有脚印。她臉轉紅；她就在大路上拿着我手，並不回答。我看着她說道：

「我疑心就是你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回答，緊靠着我。「就是我。我希望沒有鬧醒你——我留心放輕了脚步走的。是的，就是我。我要近你。我喜歡你！」

## 十二

每天每天我遇見她。老實說，我很樂意遇到她；唉，我的心花怒放了。那纔是兩年以前；現在我只偶而高興想到，一切的經歷但覺可笑而迷惑。至於那兩根綠的羽毛呢，容後再述。

我們聚會的地方有好幾處——在磨坊，在路上，甚至在我茅屋裏。我願意那裏她就來那裏。

「今天你好！」她總先說，我也回答「今天好！」

「你今天快樂。」她說，眼珠秋水般發光。

「我今天快樂」我答。「你肩上有個斑點，也許是灰塵，也許是路上的泥土，我一定要吻那一點。不要羞，讓我把我要吻那一點。你的一切都這麼使我動心！我簡直是半瘋一樣，昨晚睡覺都沒睡着。」

這亦是真情。好多夜我躺着不能熟睡。

我們並肩順着大路走着。

「你想——我是像你所願意的我麼？」她問。「也許我說話說得太多，是不是；請你一定照你所想的實說。有時我自己想這樣下去不會有好結果……」

「什麼，不會有好結果？」我問。

「我們倆的事，怕不會有好結果。信不信隨便你，但我現在寒慄，從到你這裏起背上就覺得冰冷。真是快樂得發抖。」

「我亦是一樣。」我答。「看見了你我亦覺得發抖。但是一樣會有好結果的。且讓我拍拍你的背，好暖和一些。」

她好像願意好像不願意地讓我敲背，後來我鬧得好玩稍爲打重些，並且笑着問這樣她覺得好些沒有。

「請你，請你再不要敲了吧。」她說。

那句話她說着是怎樣的可憐。本來要說：「請你不要再敲了吧……」都說錯了。

於是我們又順着路往前走。我不知道她是否不高興我鬧着玩。好吧，姑且試試看。我就說：「我恰恰記起一樁事情，有一次我乘雪車出去遊玩，同行有一個年輕女郎，從她頸上取下一條絲巾繫在我的頸上。晚上我同她說：『絲巾我明天洗了還你。』」「不要。」她說，「現在就還我。我就是保存你所戴過的。」我就還了她。

「三年之後我又遇見那個年輕女郎。『絲巾呢，』我說。她拿了出來，絲巾仍舊沒有洗過。在紙包中包着，我親自看見的。」

愛娃仰目視我。

「真的麼？後來怎樣？」

「就是這樣。」我說。「再沒有什麼別的。我同她真好。」

停一會。

「那個婦人現在那裏？」

「在外洋。」

我們不再說到這件事情了。但是當她回家的時候到了，她說：「好安晚。但是你不要再想那個婦人，好不好？我除了你之外我並不想到別人。」

我相信她。我知道她所說的是出於真心，她從沒有想過別人，我也喜出望外。我跟她走着，

「謝謝你，愛娃。」我說。後來我真真心意接續着說：「我實在不應仰攀，你要我，我感激極了；願上帝報酬你的愛意。你可交的許多人。我自愧不如，不過我完全是你的了，連我不滅的靈魂都永遠是你的了。你現在眼淚汪汪想些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她回答。「上帝報酬我的話聽着多麼奇怪。你說的話我……唉，我多麼愛你呀。」



忽然間她兩臂圍抱我頸。就在大路中間親熱地吻我。

她走了以後，我向旁到林間藏避，好獨自快樂着。後來又認真地趕回大路上，看有沒有人注意我走進去。但是我一個人也沒有看見。

十三

夏天的晚上，水波不興，樹林裏寂靜無聲。路上沒有呼叫聲，沒有腳步聲，我心中悶塞好像灌滿了濃酒。

飛蛾同夜蠅，受了火爐的紅光同烤鳥的香味的引誘，毫無聲息地從窗口飛進來。他們撞着屋頂沉沉作響，飛過我的耳朵時，使我周身寒慄，他們都聚到牆上的白火藥箱上。我注意着他們，他們戰戰兢兢地坐着看我。飛蛾促織同其他的小動物，有些翅膀像如意花。

我走出茅屋去聽。聲息全無，大家都睡着了。空中無數飛螢，嗡嗡作聲，點點發光。林梢邊有鳳尾草同附子，蔓延的楊梅樹正在開花，我真愛這些小花……感謝上帝使我得以看見各種花草；他們是我生命途徑上的小玫瑰花，我因為愛他們而哭了；附近有野紅花；我看不見他們，但是聞得到他們的香味。

但在夜間大白花忽然開了，花瓣散開作杯形；他們正在呼吸。夜來的飛蛾滑進花冠裏去，使得全花震顫。我從這朵花邊走到那朵；他們都沉醉了。我看着他們怎樣變到醉狂。

輕輕的脚步，呼吸的聲音，跟着一個快樂的「晚安。」

我回答後，投身在路上，緊抱着兩個膝蓋，一襲輕衫。

「晚安，愛娃。」我又說，樂不可支。

「你怎樣把我放在心上，」她低聲說。

我就回答她「你不知道我能多麼感激！你是我的，我的心安定了，一天到晚只想着你。你是地球上最可愛的女郎，我居然已經吻過了。我一想到我會經吻過你，每每快樂得臉紅。」

「你爲什麼今晚這樣喜歡我？」她問。

這緣故數說不盡；我只須想着她，就覺得那樣。她那副神情，高彎的蛾眉，濃豔的皮膚！

「我不應該喜歡你麼？」我接着說。「我爲着你的強健感謝路上所有的樹木。有一次跳舞會裏一個少年女子靜坐觀舞，他們也就讓她獨自坐着。我不認識她。但是她的神氣使我感動，我就對她彎彎腰。好麼？不對，她搖搖頭，我問她願意跳舞麼？她說：『你試想，我父親是一個美男子，我母親是一個十分縹緞人，在大風雨中我父親得到她。但是我生出來就是跛足。』」

愛娃對我看看。

「我們坐下吧，」她說。

我們就在野草叢裏坐下。

「你知道我朋友說你的話麼？」她起始說。「你的眼睛像野獸，她說當你看她時候，使她瘋狂，正像受了你的感動一般。」

我聽見了這個，覺得有一種奇異的愉快，刺入胸懷，並不是爲我自己，祇是爲愛娃的緣故。並

且我自己想：只有一個人我放在心上，不知她對於我眼睛裏的神氣怎樣說法？我就問她：

「你的朋友是誰？」

「我不告訴你，她是那天同在島上的。」

「那麼很好。」

後來我們講些別的事情。

「不多幾天我父親要到俄國去了，」她說。「我將舉行一個郊遊會，你到谷和摩地方去過沒有？我們一定要有兩大筐酒；教堂附近的婦人們又要來了；父親已經把酒給了我。你不要再看她，好不好？——我說的她就是我的朋友。請你不要，好不好？不然我就索性不請她來。」

不再多說什麼話，她情不自禁地抱着我的頸項，對我看着，注視我的面部，猛烈地呼吸。她的目光烏黑明淨。

我突然起立，胡亂着祇說：

「那麼你父親是到俄國去麼？」

「你爲什麼這樣要緊站起來？」她問。

「因爲天晚了，愛娃。」我說。「現在白花又收攏了，太陽正在出來，立刻就天亮了。」

我送她穿過樹林，儘站在那裏看她走；走遠了，她轉過身來，柔聲說夜安。後來她不見了。正在那時候，鐵匠的門開了，胸前露着白襯衫的一個男人，四圍看看，把帽子戴下，點罩在額上，向着雪利倫的路徑走去。

愛娃的夜安聲還在我的耳邊。

## 十四

一個人可以樂極而醉。我放了一鎗，一個不能忘記的回聲，山山相應，流傳到海面上，在想睡的舵手耳中震響。我到底有什麼可快樂的呢？我想到，我記起，林間的一種聲音，一個人。我想到她。

我閉着我的眼睛，站在那裏路上不動，想着她；我數着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。

我渴了，就從河裏喝水，我向前走了百步，又退後走了百步；現在天一定晚了，我自己對自己說。

會不會有什麼不妙的事情發生？一個月已經過了，一個月並不長久；那沒有什麼不妙。天知道這個月是很短。但是夜每每很長，我迫不得已，在河裏濕我的帽子，再讓他乾，祇爲着好消磨辰光。

我以夜計時光。有時愛娃一夜沒有來——有一次她兩夜都沒有來——兩夜沒來，沒有什麼不好。沒有什麼。但我那時候覺得我的快樂也許已經到了並且過了最高之點。

已經到了麼？已經過了麼？

「愛娃啊！你不聽見今夜林間怎樣的不安靜麼？草叢下面不止的蕭瑟作響，大的樹葉震顫着。也許多什麼醞釀着——但這不是我心上的要說的。我聽見遠鳥高高在山上——祇是一只山雀，但山雀已經坐在一處叫了兩夜了。你不聽見那一再重複的音調麼？」

「不差，我聽見的。你爲什麼問我呢？」

「哦，一點不爲什麼。這鳥已經在那裏兩夜了。沒有別的……謝謝吾愛。謝謝你今晚來，我坐在這裏，這晚那晚的等你，希望你來。」

「我亦在等候着。我想念你，我曾經檢了你有一次打碎的玻璃杯的殘片，保存起來——你不記得麼？昨晚父親出行所以我不能來，收拾東西同關照父親許多事情，太忙了。我知道你在林間等我，我祇好哭着收拾行李。」

但是一共有兩夜呢，我自己想。她頭一夜又做些什麼？並且爲什麼她眼睛裏不像從前快樂過了一點鐘。高高在山裏的鳥寂寂無聲，樹林亦死沉沉地靜眠。沒有什麼不妙，沒有什麼，什麼都像從前一樣；她說夜安的時候給我握手，並且充滿着愛意望我。

「明天呢？」我說。

「不來，明天不來，」她回答。

我並不問她什麼緣故。

「明天我們有郊遊會。」她帶笑着說。「我本來想不早告訴你，使你出於不備。但是我看你這樣可憐，只得馬上告訴你了。寫好了請帖再送來。」

我的心坎舒暢得不可言喻。

她走了，點首作別。

「還有一件事。」站在我原來的地方，我說，「你收集碎玻璃片放開一邊到現在有多麼久了？」

「大約一兩星期以前不差，也許兩星期。但是你爲什麼問呢？好吧，我真正告訴你——那纔是昨天。」

昨天昨天她還想念着我的。那麼一切又都好了。

## 十五



兩隻船預備好了，我們就上了船。笑着歌着。谷和摩在羣島的那邊，划船過去很費時候；一路我們隔着船在相談論。醫生也像婦女們穿着輕衫，我從沒有看見過他這樣快活。他同別人講話，並不再呆呆靜聽。我想他也許喝了一點酒，今天這樣快樂，當我們上岸時候，他請大家注意聽他的歡迎詞。我自己想：愛娃已經請他代做主人了。

他十分溫和地招待婦女們。他對愛娃有禮而和藹，常常像父親對兒女般故作指導。像他從前許多次一樣。她談到年代，說：「我是三十八年份生的。」他就問：「我想你的意思是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麼？」假如她要回答：「不對，是一千九百三十八年。」他也並不覺得不好受，祇再改正她說：「我想你一定弄錯了。」當我說話的時候，他有禮地細心聽者，並不冷淡我。

一個年青女郎到我面前來問好。我不認得她，想也想不起來，驚訝間我說了幾句話，她笑了。她是牧師的一個女兒。遊島前一天我會遇見過她，並且曾經邀她到我的茅屋去，我們一起稍爲談談。

一點鐘的光景這樣過了，我覺着無味，喝了些倒給我的酒，同別人和在一起，談談話。我又鬧

了幾次笑話，我覺得很爲難，許多小節竟不知道怎樣應付；每每講話講得前後不連貫，甚至於沒有材料談話，使我焦急。醫生坐在那當桌子用的大石上，演着手勢。

「靈魂——什麼是靈魂？」他正說着。牧師的女兒曾經指責他爲思想自由家。好吧，難道人不應該自由思想麼？人們想地獄是地底下的一座房子，惡魔就是主人或主宰，於是他說到教堂的祭壇畫像，耶穌的像同幾個猶太男女的像，水和在酒裏——都很好。但是耶穌有光輪繞着他的頭，光輪又是什麼呢？單是一個黃籬安插在三根頭髮上。

兩個女人驚訝地握緊她們的手，但是醫生自己解圍，湊趣着說：

「聽着可怕是不是？我也承認。但你們若自己背七八遍，再稍爲想過一想，就即刻覺得聽着好些……婦女們，祝你們十分健康！」

他就跪在那兩個女人前面的草上，他並不脫帽放在面前。反倒一手高高舉帽在空中，彎首後仰，喝乾杯中的酒，他這種驚奇的鎮靜，使我出神得情願同他共飲，但是酒杯已經空了。

愛娃以目隨他看着，我自己靠近她些，說道：

「我們今天要捉迷藏麼？」

她稍爲吃驚，站了起來。

「現在留神不要彼此再稱呼「你」」（按D爲第二位稱，示親密意）她低聲說。

這時我又並沒有說過「你」，我走開了。

又過了一點鐘。天時漸長；假使有第三只船，我早就獨自划着回去了；伊索繫在茅屋裏，也許在想我呢。愛娃一定一點都不放我在心上，她說旅行遊玩怎樣可愛；她想着雙頰就紅暈，連說話都說錯了。

「沒有人能比我格外更快樂些，到那天……」

「格外更快樂些……」謀生說。

「什麼？」她說。

「格外更快樂些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我想你說的是「格外更快樂些。」」

「我這樣說的麼？我很抱歉。沒有人能比我站在船上的那天更快樂了。有時我想到不相識的地方去。」

她想出遠門去；她並不在想我。我站在那裏，從她的面色知道她已經把我忘了。好吧，沒有什麼可說的了——我站在那裏，從她面上看得出，一分鐘一分鐘慢慢地過得令人難受。我問了好幾個人現在我們該划船回去了吧；我說時候晚了，伊索繫在茅屋裏呢。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想回去。

我又走到牧師的女郎那邊，這是第三次了；我想她一定就是說過我眼睛像野獸的人。我們一起喝過酒；她眼睛雲霧，永不停息；她不止地向我看看，又看看別處。

「姑娘，」我說，「這一帶的人就像容易過去的夏天一樣，你說對不對？我的意思說，他們的情感方面是這樣優美，但是祇經過極短時期！」

我高聲說，很高聲說，我故意這樣。我接連着大聲說話，並且再問那位青年女郎願意不願意

有一天去看我的茅屋。「願天佑你來遊。」我在痛苦中說，並且我已經在想，她來時送她些什麼贈品。也許除了我的火藥角外沒有別的可送，我想。

她答應來。

愛娃臉背着我坐，儘我說。她在聽別人說話，有時也加插一二句。醫生替年輕婦女們看手算命，說了好些話，他自己有嬌小的手，一個指頭上還有戒指。我覺得別人不需要我，就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一會。下午已經很晚了。我自己對自己說：「這裏我獨自坐在石頭上，而那唯一能使我活動的人隨便我坐着。好吧，從此我亦同她一樣不關心。」

我覺得大大地受人遺棄。我聽得見他們在我背後談話，聽見怎樣愛娃在笑，聽見了笑聲。我忽然站起來，走到人羣裏，帶着無限的激刺。

「大家停一會兒，」我說：「我坐在那裏忽然想到你們也許喜歡看我的蒼蠅簿。」（按蒼蠅簿係裝紙蒼蠅魚餌的簿子。）我就拿出我的蒼蠅簿來。「我很抱歉我先前沒有想到要高興請翻着看。大家都看一看，紅蒼蠅黃蒼蠅都有。」說着我脫帽拿在手中。我自己覺得脫帽錯了，即

刻又戴了上去。

深沈的靜默過了一會，沒有人來接簿子。最後醫生伸手來接，有禮地說：

「十分感謝，我們來看這些東西吧。這些蒼蠅怎樣能放在一起，對於我老是很覺得詫異的。」

「這些我自己做的。」我說，充滿着感激的意思。我即刻接着說明怎樣做法。這是簡單極了；羽毛同鉤子我買的；這些做得不好，但是他們只爲我自己之用。現成做好的蒼蠅店裏可以買，做得很好看。

「娃隨便對我同我的簿子看了一眼，就繼續同女朋友們談話。」

「唉，這裏有幾根羽毛。」醫生說。「看呀，這些真美。」

愛娃抬頭來看。

「綠毛好看。」她說；「醫生，讓我看看。」

「收着吧。」我嚷。「是的，不差，兩根綠毛。我現在請求你，請你賞光收着做紀念品吧。」

她看看綠毛，說道：

「他們在太陽光下又帶綠又帶金。倘若你肯送我，謝謝。」

「我極樂意送，」我說。

她就拿了那兩根羽毛。

後來不久醫生遞簿子給我，並且致謝。他又站起來問大家回去的時候到了沒有。

我說：「到了，該到了。我家裏繫着一只狗，你們要曉得，這狗是我的朋友；他躺在那裏想念我，我到家的時候，他就要站起來，把前脚爬到窗口來迎接。今天真是可愛的一天，現在差不多過了，我們回去吧。我感謝你們全體。」

我在岸邊等着看愛娃挑那一只船，並且決意自己到別一只船裏去。忽然她叫我。驚訝間我向她看着；她臉泛紅了。於是她走到我面前伸出她的手來。溫柔地說：

「謝謝你的羽毛。你同我同船好不好？」

「只要你願意，」我說。

我們下了船，她坐在我旁邊一張橈子上，她的膝部接觸着我。我對她看着，她亦斜看我一會。

我起初覺得難過了一天不爲冤枉。但是她忽然改變了她的位置，轉身背向着我，起初同坐在舵旁的醫生講話。

足足有一刻鐘她絲毫不顧我。於是我做了一樁事情，至今懊悔不忘。她的鞋掉下來了。我攔起鞋來，飛擲到水裏，擲得遠遠地。是出於彼此相近的快樂，還是出於引起她注意我的存在的一種衝動——我不知道。事情發生得這樣驟然，我沒有想，我只覺得有一個衝動。

婦女們同聲叫喊。事情做過以後，我好像中風麻木了，但是麻木有什麼用呢？這已然做了。醫生就來援助；他嚷『划呀，』並且掌舵向着鞋子那裏去。一會舟子撈到鞋子了，正當鞋子灌滿了水就要沉下去的時候；那個人的手臂濕到臂彎。許多船裏發出了歡呼的聲音，因爲鞋子撈着了。我羞慚萬分；用手巾揩鞋子的時候，我臉上已經變色，閃縮而畏怯。愛娃一聲不響，拿了鞋子。不等一會她說：

『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事！』

『沒有麼？你從沒有麼？』我微笑着，強自鎮靜，假裝故意鬧着玩。有什麼特別原因似的。但是，



又能有什麼原因呢？醫生第一次看着我作輕視狀。

過了一會，船順流歸棹；大家一種醜陋的惡感消滅了；我們唱歌；我們快近岸了。愛娃說：

「噲，我們酒還沒有喝完呢，還賸着那麼許多。我們一定得重新聚會一次；我們要開跳舞會，在一所大房子裏開跳舞會。」

上岸時候我向愛娃道歉。

「你不知道我怎樣想回我的茅屋去。」我說。「這是一個又長久又難過的日子。」

「大尉，你覺得這是一個難過的日子麼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——」我說，試想掩飾的說。「我的意思是——我使得別人同自己都不快樂——我把你的鞋子擲到水裏去了。」

「確然——那確是一樁非常的舉動。」

「請恕我，」我說。

# 十六

更壞的事情也許還要發生呢。不管什麼事情發生，我決意鎮靜。上天可以作證。從早先起，雖是我去緊追着她麼？不是，不是，從來沒有！祇是有一天我站在她要走過的路上。這裏在北方有怎樣的夏天！金龜蟲已經停飛；人們變成愈加難以了解，因為太陽日夜照着他們。他們的碧眼看些什麼？他們神祕的眉睫後面又在想些什麼？好吧，他們對我究竟是一樣的不關緊要。我拿着我的釣竿出去釣魚，釣了兩天；釣了四天，但是晚上我在茅屋裏睜開了眼睛躺着……

「愛娃，我有四天沒有見你了。」

「四天，不差，就是四天。哦，我這幾天真忙。你來看。」

她領我到一間大房子裏。桌子都搬出去了，椅子靠着牆壁四圍擺着，什麼都移動了；燈架，火

爐和牆壁，都新奇地點綴着野草和黑玩意。牆角放着鋼琴。

這些都是她爲着「跳舞會」預備的。

「你以爲怎樣？」她問。

「非常之好。」我說。

我們走出房去。

我說：「愛娃，聽呀——你竟全然忘記了我麼？」

「我不懂你的話。」她驚訝地回答。「你看我多麼忙——我怎樣能有功夫去看你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承認她的話；「也許你不能來。」因爲少睡的緣故，我覺得病乏，我說的話亦變成無意識無節制；我已經不舒服了一天。「不差，你自然不能來。但是我想……總有什麼改變了；總有些什麼不對。是的，但是我不能從你的神氣裏看出是什麼聲來。愛娃，你眼眉間很有些奇怪，我現在可以看得出。」

「但是我並沒有忘記你。」她哭着，臉泛紅了，然後伸她的手臂插入我的。

「不差，也許你沒有忘記我。那麼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。好吧，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吧。」

「明天我請你，請你同我跳舞。唉，我們就要怎樣的跳舞！」

「你願意同我走一段路麼？」我問。

「現在麼？我不能。」她回答。「醫生立刻就來了。他來挈我做些事情；要做的事還有那麼許多。你想房子這樣佈置得好麼？但是你想……」

一輛馬車在外面停了。

「醫生今天坐馬車來麼？」我問。

「是的，我派了一匹馬去……」

「不差，省得他的壞腳走路。好吧，我一定得走了。醫生，你今天好，今天你好。我很高興看見你，我希望，一切都好吧？恕我先跑了……」

一走下台階到了外面，我回頭過去。愛娃正站在窗口看我；她兩手撩開了窗幔站着看我，帶着思索的神氣。一種優喜歡刺動了我，我趕緊輕步離開那座房子。黑暗罩着我的眼睛，我的鎗在

手裏，輕得像一根棒。我想假使我能贏得她的愛，我應該要變成一個好人。我到了樹林，又想假使我能贏得她的愛，我願意爲她服務比別人格外沒有倦意。就是她不值得我這樣，祇要她幻想要求不可能的事，我還願意盡力去做，並且因爲她是我的而喜歡……我停了步，雙膝跪下，帶着卑遜同希望舐了幾根路旁的草，然後又站起來。

到如今我纔覺得差不多有把握了。她近來行爲的改變，祇是在外表上。我臨走她站在那裏看我，站在窗口以目送我直到看不見——她能做的還有過於此的麼？愉快醉迷了我；我餓了也不覺得。

伊索早跑到前面去了；過了一會他起始狂吠。我抬頭看；一個女人頭部繫着白圍巾，正站在茅屋的牆角。那是鐵匠的女兒，伊凡。

「今天你好，伊凡！」我向她招呼。

她站在灰石旁邊，臉全泛紅了，一個指頭放在嘴裏咬着。

「伊凡，是你呢？怎麼一會事？」我問。

「伊索咬了我了。」她答，有些不自然的樣子，眼睛望下。我看她的手指，她自己咬的。我忽然想起問她：

「你在這裏等了好久了吧？」

「不久，不很久。」她回答。

彼此也不再多說閒話，我就挽着她手引進茅屋去。

## 十七

像平常一樣我釣完了魚，帶着鎗同皮袋來到跳舞會——祇是我穿上了最好的一套皮衣裳。我到雪利倫時候已不早；我聽見他們在裏面跳舞。稍停一會有人嚷說：「打獵的來了，大尉來了。」幾個年輕人圍着我，我要看我打到的東西；我射到了一串海鳥，捉着了幾條鱉魚。愛娃微笑着。

歡迎我；她正在跳舞，她臉紅了。

「先同我跳舞吧。」她說。

我們就跳舞了。並沒有什麼不妙的事發生；我覺得頭暈，但沒有跌倒。我笨重的鞋發生了些聲音，我自己聽見了，就決意不再跳舞下去；我已經把他們漆好的地板刮壞了。但我沒有做更大的壞事，是何等的快慰！

麥克先生店裏的兩個伙計都在那裏，十分鄭重而賣力。在大衆合舞的時候，醫生亦熱心地參與。此外男賓中還有四個極年輕人——高級教區的牧師，副監牧師，同本地外科醫生的兒子們。一個外來經商的過客亦在場；他唱歌的聲音很受人稱讚；他跟着音樂唱，有時奏琴的婦女亦可以休息了。

我現在不記得頭幾點鐘發生些什麼，但是末後一部分，我還記得。紅日照在窗口，海鳥都已熟睡。我們有酒有糕，我們大聲高談或唱歌。愛娃的笑聲，清致自然，傳遍了全室。但是她爲什麼現在一句話也不同我講呢？我走近她坐的地方，很想向她盡力說幾句客氣話。她穿着一件黑衣裳，

也許就是她行「堅信禮」時穿的衣裳。衣裳太短了。但是跳舞起來很合適。我就想這樣告訴她。

「這件黑衣裳……」我起始說。

但是她站了起來，手挽着一個女朋友一起走開了。這樣有兩三次。我自己想，假使這樣也很好……可是我昨天臨走時候，她又爲什麼在窗口站着，惆悵地目送着我呢？這是她自己的事。

我不管……

一個女人請我同她跳舞，愛娃坐得很近，我就高聲回答：

「不跳舞了，我即刻就要回家。」

愛娃以目斜視我說道：

「噲！不要，你一定不要走。」

我震驚，覺着我在咬我的嘴唇。我站了起來。

「愛娃啊！你剛纔對我說的，我認爲很有意味。」我模糊地說了，就向門口走了幾步。

醫生擋着我的去路，愛娃自己也匆忙趕來。



「不要誤會，」她親熱的說。「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希望你末了一個走，最末一個走。並且現在儂一點鐘……」她目光閃閃，接着說下去：

「那天船夫撈了我的鞋子你給了他五塊錢，這實在太多了。」她高聲地笑，轉身向着來賓。我張嘴站着，迷惑得毫無抵抗力。

「你真喜歡說笑話，」我說，「我從來沒有給過船夫五塊錢。」

「你沒有麼？」她開通了廚房門，喊船夫進來。「若谷，你記得那天划我們到谷和摩去，我的鞋子落下水去時候，你不替我撈鞋的麼？」

「不差，」若谷回答。

「你撈了鞋不拿到五塊錢麼？」

「不差，你給我……」

「够了，你去吧。」

她這樣鬧着玩有什麼用意呢？我想她要侮蔑我，那不會成功，我纔不因此而臉紅呢。我高聲

清楚地說：

「我得要請大家注意，這若不是錯誤就是說謊。我從沒有想到爲了撈那只鞋給船夫那麼些錢。我也許應當這樣做，但是我還沒有做。」

「現在我們繼續跳舞吧！」她說，皺着眉頭。「我們爲什麼不跳舞呢？」她應得把這件事情解釋給我聽，我自己對自己說：因此我時刻留心找機會同她說話。她走進旁邊一間房裏去，我就跟了她。

「乾杯，」我說，舉着杯預備同她共飲。

「我杯裏沒有酒了，」她即刻回答。

但是她的酒杯滿滿地，在她的前面。

「我以爲那是你的杯子。」

「不，這不是我的，」她回答了，轉過身去，同別人作密切的談話去了。

「那麼我求你饒恕，」我說。

好幾個來賓都看見這小小的一幕情景。

我中心鹿鹿震跳。我氣忿地說：

「但是你至少應得把這件事情解釋給我聽……」

她起立，握着我的雙手，誠懇地說：

「可是今天不成，現在不成。我覺得十分不舒服。啊，你怎麼對我這樣看着。我們曾經做過朋友啊……」

迷亂恍惚，我即刻回轉身，又到跳舞羣裏去。

一會兒以後，愛娃也來了，坐到鋼琴旁邊，那位客商正坐着彈跳舞的音樂；那時候她臉上表  
現出內心充滿着痛苦。

「我從沒有學彈琴。」她說，黑眼珠向我望着。「我但願我會彈！」

我對此不能有所回答。但是我的心又已竟飛到她的跟前，我就問道：

「你爲什麼忽然這樣不快活？愛娃，你不知道你的不快活怎樣使我看着心痛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會事。」她說。「也許什麼事都包括在內。我願意這些人即刻就都走。除了你——你記着你一定要等到最後。」

她的話又重新給我新的生氣，我的眼睛在充滿着陽光的屋裏又得重見光明。牧師的女兒走過來，起始同我談話。我願意她離我遠遠地，越遠越好，所以我回答她都很簡括。我故意避着不向她看，因為她說過我的眼睛像野獸。她轉向愛娃，告訴她有一次在外洋一個地方——我想她說的是立加——有一個人在街上跟着她走。

「跟着我走完一條街又一條街，並且對着我笑。」她說。

「爲什麼，他是瞎子麼？」我插口說，想着要得愛娃的歡心。我也聳聳兩肩。

這位年輕女郎即刻覺得我的粗莽，就回答說：

「他准是一個瞎子——跟着我這樣又老又醜的女人跑。」

但是我並沒有以此得到愛娃的贊許，她拉她朋友走開了；她們一起竊竊耳語，並且搖搖頭。此後，只賸我獨自在一起。

又一點鐘過了，海鳥起始在礁石上睡醒，鳴聲從敞開的窗口送進來。聽見了這第一陣的海鳥鳴聲，我周身充滿着愉快的興奮，也想到島上親臨其境……

醫生又高興了，引起在場個人的注意。女人們本來從不討厭同他在一起。他難道是我的情敵麼？我一壁想着，一壁注意他的跛足同可憐的容貌。他新近又學了一種有趣的咒語，他說「死同苦楚。」每次他用這個有趣的咒語時，我總大聲笑。在悲苦中，我願意盡力送給他一切的優勢，因為他是我的情敵。這裏那裏我都讓醫生去出風頭佔優勝，並且親自叫喊：『聽醫生講！』然後大聲笑他所說的話。

『我愛這個世界，』醫生說。『我緊緊地倚附着生命。當我要死的時候，我就希望在什麼地方找一個畸角，直對着倫敦或是巴黎，以便常常聽到人們舞蹈的聲響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我嚷，笑得氣塞，雖然我一點兒也沒有喝醉。

愛娃好像也喜歡了。

客人起始要散的時候，我輕巧地閃到旁邊一間小屋裏，坐下等着。我聽着一個一個在樓梯

邊作別，醫生亦告辭走了。即刻人聲都沒有了。當我等着的時候，心跳得十分猛烈。

愛娃又進來了。看見我，她站着驚訝了一會，然後她笑着說：

「哦，你在這裏麼？謝謝你好意等到末後。我現在真累極了。」

她還站着。

我站起來說道：「你現在要休息了。我希望你不覺得不高興。你剛纔那樣不快活，使我心痛。」

「我睡了就都好了。」

我沒有什麼多的話說；我走向門口去。

「謝謝你，」她說，伸手給我。「這是一個很快樂的晚上。」她就要送我出門，但是我設法阻止她。

「不用送我，」我說，「不要費事，我自己會走……」

但是她還是同我一起走。她站在走廊裏，靜心等我拿帽子，拿鎗，拿皮袋。牆角有一根手杖；我看得很清楚，我仔細看，知道是醫生的。當她注意我在看的東西，她着慌而臉紅了；她的神氣，很明

顯地表出她是一無所知，也不曉得手杖的來歷。整個兒一分鐘過了。後來她變得暴躁起來。顫聲說：

「你的手杖——不要忘了你的手杖。」

在我眼前，她遞給我醫生的手杖。

我向她看着，她還拿着手杖，她手震顫了。爲着了事起見，我接了手杖，仍舊放到牆角邊。我說：「這是醫生的手杖。我不懂怎樣一個跛足的人會忘記他的手杖。」

「你同這個跛足的人比！」她苛酷地說，向我走近一步。「你又不跛足，即使你是跛足也不能同他相比；不成，你永不能同他相比！」

我要找話回答，但是心中忽然若有所失；我靜默無言。深深地一鞠躬。我退後跨出門外走到了堦上。我站在那裏向前望了一會，然後走開。

「哦，他忘記了他的手杖。」我自己想。「他就要回來拿手杖的，他不願意讓我最後離開這座房子……」我很慢地順着大路走去，不止向各方面張望，到樹林盡頭就停了脚步。等了一點

半鐘以後，醫生向着我走來，他已經看見我了，走得很快。不等到他有功夫開口，我舉帽去試探他，他亦舉帽答禮。我一直走到前面說道：

「我並沒有招呼你。」

他走近一步，注視着我：

「你沒有招呼我麼……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說。

停了一會。

「唉，你招呼不招呼，在我都是一樣。」他說，臉轉灰白。「我忘了手杖了，我要回去拿去。」我不能說什麼話回他，但是我用別種方法報復，我伸出我的鎗擋住他，只當他是一只狗，並且說道：

「跳過去！」

我呼嘯着引他跳過去。



他自己躊躇了一會。當他擠緊他的嘴唇，雙目呆呆注視地上的時候，他面上表現出十分奇變的神氣。忽然他銳利地看着我，半露微笑說：

「這你到底是何用意？」

我不回答，但是他的話感動了我。

忽然他伸手指着我溫和地說：

「你有什麼不舒服吧。你若願意告訴我，那麼或者……」

我當時充滿了羞慚失望；他鎮靜的言語使我失掉重心。我想也要表現些善意報答他，我手臂挽着他說：

「請恕我沒有什麼，那裏會有什麼不舒服呢！沒有什麼不合適，我不須你的幫助。你也許要去看愛娃吧？你可以在她家裏會見她。但是趕緊些，否則你未到之先她也許已經上牀，她很疲倦，我看得出，我告訴你一個最好的消息，這是真的。她在家——你去找她吧！」

我轉身趕緊離開了他，大踏步穿過樹林回到茅屋。

我進屋之後，在牀上呆坐了一會，袋還在肩頭，鎗還在手裏。奇異的意念現到我的心頭。爲什麼我會經那樣讓醫生呢？我想到我會手臂挽着他，眼睛濕着看他，不禁怒從心上起；我想他要好笑我，也許這時候他正同愛娃坐着說笑我呢。他曾經把手杖留在房子裏，不差，即使我是跛足，我也不能同醫生比。我永遠不能同他比——這是她說的話……

我走到地中間，把鎗裝好了子彈，把鎗口對着左足背，就扳動鎗機。鎗彈穿過了腳中間，直穿進地板。伊索發出短促的驚叫。

稍停一會，忽來了扣門聲。

來的就是醫生。

「對不起，我驚擾你。」他起始說。「你走開得那樣突然，我想我們假使一塊兒談一談是無害的。火藥氣味兒，有沒有……？」

他是十分鎮靜自若。

「你看見愛娃了麼？你拿到你的手杖了麼？」我問。

「我找到了我的手杖。但是愛娃已經睡了……怎麼一會事！天啊，你在流血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，不必管他。我正在把鎗放好，鎗走了火，這沒有什麼，真該死，難道我應該坐在這裏，一樣樣來告訴你麼……你找到你的手杖了吧？」

但是他不留心我說的話；他注視着我的傷腳，同點滴的鮮血。敏捷地他放下手杖，脫了手套。「坐定了不要動——我一定得把你那只皮鞋脫了。我想我聽見的是鎗聲。」

## 十八

我怎樣後來懊悔——用鎗闖的那樁禍。那真是一樁傻事。無論如何，不值得那樣，並且沒有絲毫用處，反害我關在屋裏幾個星期。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，受鎗傷後的種種不舒服同煩惱。

洗衣婦得每天來，幾乎時刻在那裏，爲我買食物，照顧一切。這樣有幾個星期。好吧，後來呢……

一天醫生起始談到愛娃。我聽見她的名字，聽得她的言語舉止，但是我現在並不十分關心他說到的好像是疏遠無關的事情。一個人可以忘得這樣快，我自己想着，覺得奇怪。

「好吧，你既然提到，你覺得愛娃怎樣？說實話，我幾星期沒有想到她了。噲，你同她常在一起，我覺得你同她倆定有什麼關係吧。有一天郊遊會你做主人，而她是主婦。醫生，不要否認，彼此一定有點關係——一種了解。爲天之故，你不必回答我吧。你不須同我解釋，我並不要求你告訴我什麼——讓我們談些別的，假使你樂意。我要能重新走動還得費多久？」

我坐在那裏想我所說的話。我爲什麼心中怕醫生說出來呢？愛娃對我又有什麼，我已經忘記她了。

後來談話之間，又轉到愛娃，我又打斷了他的話——上帝知道，我怕聽見的是什麼。

「你爲什麼那樣打斷我的話頭？」他問。

「難道禁不起聽我提她的名字？」

「告訴我，」我說，「你關於愛娃真正的意見。我極樂意知道。」

他懷疑地向我看着。

「我真正的意見？」

「也許你今天有新聞告訴我。也許你已經求了婚，已經得到她的允許。我能慶賀你麼？不能麼？唉，惡鬼纔信你，哈哈！」

「哦，這就是你所怕的麼？」

「怕？我的醫生啊！」

停了一會。

「沒有，」他說，「我沒有求婚，也沒有得到她的允許。你也許這樣做過吧。對愛娃沒有什麼可求婚的——她趁她高興隨便找誰。你一向當她是一個鄉下小姑娘麼？你在北地這裏遇見了她，你親眼看好了。她是一個小時侯欠打的小孩，一個變化無常的女子，說她冷心腸吧？決不要怕這層熱麼？我說簡直是冰。那麼她是怎樣的人呢？一個十六七歲捉摸不住的女孩——一點不差

但是你若要讓這捉摸不住的女孩感覺得有你，她會笑你在白費心血。甚至於她的父親也不能作什麼主；她表面上順從她的父親，但是實際上她自己作主。她說你有野獸似的眼睛……」

「這個你弄錯了……這是另外一個人，說我有野獸似的眼睛。」

——

「是另外一個人麼？是誰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她的一個女朋友吧。不會愛娃，不會說那個話。但是且慢……也許竟是愛娃說的……」

「她說你看她時候，她覺得這樣。但是你想這樣你們就更密切了一絲一毫麼？不見得。你看她儘量用你的眼睛看見吧——但她一經發覺了你的舉動時，她就同自己說：「嘿，這裏這個人眼睛在看我，在想求我的愛。」一丟眼，一張口，她早把你送到八丈遠了。我還不知道她麼？你猜她有多大年紀？」

「她是三十八年份生的，她說過。」

「假的。我出於好奇，查過了的。她三十歲了，雖說十五歲也冒充得過。她並不快樂；小小的頭

腦裏各種的紛擾也不少。當她站着看山望海，嘴邊露出小小的褶痕——痛苦激生的褶痕，那時她正在難受；但是她的驕傲同固執不讓她流淚。她不僅稍爲有些浪漫；她的幻想力極大；她在等候一個皇子來。噲，那次有五塊錢鈔票算是你給船夫的，倒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鬧笑話罷了。沒有什麼……」

「反正那麼一回事。她有一次也這樣對我做過。這是一年前的事了。郵船靠岸停着，我們上去玩。天正下雨，並且很冷。一個女人手裏抱着小孩坐在甲板上，凍得發顫。愛娃問她：『你不覺得冷麼？』她說覺得冷。『小孩子不冷麼？』不差，小孩子也覺得冷。『你們爲什麼不到艙裏去呢？』愛娃問。女人答：『我只有通艙的票。』愛娃看着我同我說：『這個女人祇有通艙票。』『好吧，那要怎麼辦呢？』我對自己說。但是我懂得她的神氣。我並不是有錢的人；我的錢都是工作換來的，我向來用錢總要一再想過；所以我就走開了。假使愛娃要人家替這女人付錢，讓她自己去付吧；她同她的父親比我花得起得多。愛娃真付了錢。她真好——沒有人可以說她沒有行善的好心。但是她的確確希望我爲女人孩子付官艙的錢。我從她眼睛的神氣裏可以看得出來。你後來想

怎樣？那個女人站起來謝她的好意。『不要謝我，是那裏站着的那位先生。』愛娃說，非常鎮靜地指着她。你想怎樣？女人也謝我了，我又能說什麼？只可以任其自然就完了。這確是她的特點。我還可以告訴你許多。那賞給船夫的五塊錢，亦就是她自己給的。假使你曾經這樣做法，她就要雙臂抱着你當場同你接吻了。那你就是一個任俠的豪客，肯爲一只舊鞋賞那麼許多——這纔合她的意；這是她所希望的。而你沒有這樣做——她就用你的名義做了。那是她的做法——同時揮霍，同時籌算。』

『真沒有人能設得她的歡心麼？』我問。

『嚴肅端莊是她所缺少的美德。』醫生說，避免答我的問話。『那總有些不合適。她太隨便了，她任性做；並且每次都得依她。人家都注意她，沒有人曾經不理她過；隨便什麼事她都做得很有精彩。你沒有注意我待她的情形麼？我當她是一個女學生，一個小孩；我吩咐她這樣那樣，批評她說話的方法，仔細留心她，時常使她出風頭。你想她不明白麼？她又固執又驕傲，每次她總覺得心上不快；但是她又過於自大，不肯露出來。但這是正當對付她的方法。你來時我剛對付了一年，



起初有些進步；她苦惱得要哭；她漸漸講理性了。於是你來了，弄得全功盡棄。就是這樣——一個離開了她，又一個來奉承她——我想在你以後就有第三個來——你纔不知道呢。」

「原來。」我自己想，「原來這醫生要怪怨我呢。」我就接着說：

「醫生，你爲什麼費許多事來告訴這些根由細底？告訴我，又爲什麼我可以怎樣幫助你？引導她上進麼？」

「她有時熱得像火山一般。」他接着說，毫不管我的問話。「你不是問有沒有人能殺得她的歡心麼？我看不出爲什麼沒有這樣的可能。她在等她的王子，而他還沒有來。屢次她以爲她找到他了，然後可尋出她的錯誤；她想你是，尤其因爲你有野獸般的眼睛。哈哈！我說，大尉先生，你至少也該帶着你的軍裝。現在軍裝就有用了。她有什麼理由不答應你結婚呢？我看見她絞着雙手，懷想有人來娶她，把她帶走，做她靈和肉的主宰。不差……他一定會從一個地方來——忽然一天來到，總得特別些纔好。我想到麥克先生正有遠行，他這次旅行也許別有作用。從前他亦這樣出去過一次，曾經帶一個人同回來。」

「帶一個人同回來？」

「但是他沒有什麼好。」醫生笑着說。「這個人同我差不多歲數，並且跛足，亦像我一樣。他冒充不了王子。」

「他又要出行了麼？他上什麼地方去？」我問時，呆呆注視着他。

「什麼地方？出什麼？我不知道。」他迷亂地回答。「好好，我們已經談話談得太久了，你那只脚——一星期後你可起始走路了。再見吧。」

## 十九

茅屋外面，有女人的聲音，血湧到頭部來——原來是愛娃。

「我聽說格蘭——格蘭病了。」

我的洗衣婦在門外回答：

「他現在差不多好了。」

「格蘭，格蘭」的聲音直鑽進我骨髓；她兩次說到我的名字，使我感動；她的聲音清楚得像鐘響。

她不敲就開了我的門，匆匆跨進來向我看着，忽然間好像一切都回到舊時一樣。她穿着有色的短衣，前面的裙子繫得很下，腰部看着長些。我即刻都看清了，她的神氣，她赭色的臉，雙眉高高在前額彎着，異常柔媚的纖手，都很猛烈地激刺我，我的腦筋旋轉不定如入霧中。我曾吻過她！我自己想。

我起來站着。

「我來了你就起來，你就站着麼？」她說。「坐下吧，你腳不好，你自己彈了自己。天啊，這是怎樣發生的？我到現在纔知道。我時刻在想：格蘭會有什麼事發生呢？他現在從來不來了。我一點兒也不知道。你彈了你自己，並且這是幾星期以前的事，他們告訴我這樣，我從前一點也不知道。你

現在怎樣了？你臉色很白，我簡直不大認識你了。你的脚呢——現在會成跛足麼？醫生說你不會成跛足的。噲！我真喜歡你不會注毛病，謝謝上天。我希望你饒恕我，這樣不先通知就來了；我一路跑來的……」

她彎身靠我，她近着我，我臉上覺得她的呼吸？我伸出雙手去抱她。她稍為移遠些。她的眼睛還像秋水一般。

「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，」我吃吃地說出來：「我正要把鎗放到牆角去。我沒有拿好——這樣一上一下；後來忽然聽見鎗響。這是一件意外的事。」

「意外的事，」她籌思着說，點點頭。「讓我看——這是左脚——為什麼是左脚而不是右脚呢？不差，自然是意外之事……」

「是的，意外之事。」我插嘴說，我怎樣知道傷在左脚呢？你自己可以看——這是我那時拿鎗的樣子——那樣不會傷右脚的。這當然是一樁討厭的事。」

她詫異地向着我看。

「好，那麼你養得很好吧。」她說，四周看看。「你爲什麼不叫洗衣婦到我家來取食物呢？你近來又靠些什麼吃？」

我們接着談了幾分鐘。我問她：

「當你進來時候，伸手給我，你的神色感動，眼珠閃閃發光。但是現在你的神氣又冷淡了。對不對？」

「人不能老是一樣……」

「告訴我這一件事。」我說。「我這時候有什麼言語舉動，使你不快活麼？我以後也許可以留心改好些。」

她從窗口望着遠遠的天空，深思地站着。她背向着我回答：

「沒有什麼，格蘭，祇是思想有時候不同。你現在生氣麼？記着，有些人給人的很少，但是所給你的在他們當作很多；別人可以多給，也並不費他們什麼——到底那一種人給得多些？你病中變得沉鬱了。我們怎樣會談到這些呢？」忽然她向我看，她快樂得臉全紅了。「但是你現在一定

馬上就要好。我們再見吧。」

她伸出了她的手。

我忽然想不去握她的手。我站起來，雙手放背後，深深地鞠躬；這就答謝了她來訪我的好意。

「你得恕我不能送你回家。」我說。

她走了以後，我坐下想經過的一切。我寫了一封信，請人把我的軍裝送來。

## 二十

第一天在樹林裏。

我既樂且倦；所有的生物來到跟前對我看着；有樹上的小蟲，有在路上爬着的油甲蟲。碰得真巧，我自己對自己說。林間的情緒充滿了我的心；我愛一切而狂呼着，覺得十分快樂。我感激到

不知所措了。親愛的樹林啊，你是我的家鄉。我誠心地祝上帝賜你平安……我停了腳步，轉身回顧，流着淚依次叫各樣的名字。鳥啊，樹啊，草啊，石啊，螞蟻啊，我都叫了，四周看看，並且順着次序叫他們的名字。我仰望着羣山想說：我馬上就來了，好像在回答他們的呼召。高高在上面，短小的悍鷹咳嗽着飛過去——我知道他們的歸巢。這高出山際的鷹聲把我的思念送往遠處。

午刻光景我划船到一個小島上去，海港外面的一個小島。那裏有紫色的長莖花，花梗高與我的膝齊；我涉足在奇異的花草叢中，覆盆子同些粗草；沒有動物，也許從沒有人到過。海波溫柔地衝着巖石濺飛，把我裹在呢喃的幃幕裏；在鷄卵似的高山崖上，海邊所有的海鳥都翱翔着啼叫。海把我四圍包圍着，好像懷抱似的。願生命同天地都得福，願我的仇敵也得福；這時節我將要慈和的待我，最深的仇人替他繫鞋帶……

「嘿……喔海……」歌聲從麥克先生的一只船上來。我聽了這熟悉的歌調，心中充滿了陽光。我划到碼頭，走過漁人的茅舍，回轉家去。一天到盡頭了。我同伊索一起吃了飯，就又向樹林深處去。柔風默默地在我的臉上呼吸着。我爲柔風祝福，因爲他們假我的臉；我告訴他們我在祝福。

我周身的熱血歌舞着表示感激。伊索一只腳放到我膝上。

我過於疲倦，就睡着了。

鈴聲震響呢！海外十幾里路，聳着一座山。我禱告了兩次，一次爲狗一次爲自己，後來就走進山去。後邊的門關了；關門的聲響驚醒了我。

火焰般的紅雲滿天，太陽深印在我的眼前；夜晚，天空，反映着光芒。伊索同我移步入了樹蔭。四圍寂靜。我同狗說：『我們現在不睡，我們明天要出去打獵；紅日照耀着我們，我們不要進山裏去……』奇異的思想重新在我心頭復活，血都湧上頭來了。

激動了，但是還很柔弱，我覺得有人吻我，吻在我的唇邊。我四圍看，看不見什麼。『綺色林』草際有些響聲——也許是落葉，也許是腳步聲。林間有些震顫——我告訴我自己這也許是綺色林的氣息。就在這些樹林裏她總走動着，這裏她聽過多少綠衣黃靴的獵人禱告過。她住在我的田邊，有六里路的距離；四世以前，她坐在窗邊，聽見了樹林裏號角的回響。有鹿，有狼，有熊，獵人



也很多，他們都看見她從小孩子長到大，他們個個人都等着她。有人看見她的眼睛，有人聽到他的聲音。當她十二歲時候，鄧達來了，他是一個蘇格蘭人，販魚爲業，有許多船，還有一個兒子。那時她十六歲，她第一次看見小鄧達，他就是她的第一個愛人……

這種奇異的幻想流動着，我坐在那裏覺得頭很沉重；我閉了眼，又覺得綺色林在吻我。綺色林，生命的愛人啊，你真在這裏麼？並且你的狄台利亦在麼？……我的頭格外沉重了，我飄蕩到睡夢的浪花裏。

一個聲音在說話呢？好像是『七星』歌舞着，穿透我的血液。綺色林的聲音：

『睡吧！睡吧！你睡了，我就要告訴你我的情史，那第一夜的光景。我記得我忘了門上門；那時我纔十六歲，春天的和風煦着暖意；鄧達來了。真好像飛鷹的突如其來。一天早晨在出獵以前遇見他；他是二十五歲，從遠方來；他傍着我在花園裏散步，當他的手臂觸到我時，我起始就愛他。他前額顯着兩個熱紅的點，我真想吻那兩個紅點。』

『獵後的晚上我到花園裏去找他，但是我怕我會找着他。我輕輕地自己唸着他的名字，但

是又怕他會聽見。後來他從枝葉叢中出來，低聲耳語說：「半夜一點鐘」後來他就走開了。

「「半夜一點鐘」我自己對自己說——「這他是什麼意思？」我不能理會。他的意思一定是說他又回到遠處去；半夜一點鐘他就走了——但是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就是那晚我忘了門門……」

「半夜後一點鐘他進房來了。」

「門沒有闕上麼？」我問。

「我現在去門。」他答。

「我可以坐在你旁邊麼？」他說。

「可以，可以。」我告訴他。

「我們坐在那沙發椅上；我移開些。我望下看着。」

「你冷了。」他說，並且握着我的手，稍隔一會他又說：「你怎樣冷！」就把臂挽着我。

「我被他的手臂溫熱，這樣我們坐了會。後來雞叫了。」

「你不聽見雞叫麼？」他說。「天差不多快亮了。」

「你的確聽見雞叫了麼？」我格格地說。

「我又看見他前額那兩個熱紅的點。我吻了那可愛的兩點，閉着眼……」

「後來天亮了——早晨已經來到，我的全身震顫。剛打的是幾點鐘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記得忘了門門。」

「我的侍女走進來。」

「你花還沒有澆呢。」她說。

「我已經忘了我的花了。」

「一輛馬車停到門前來。」

「你的貓還沒有吃牛乳呢。」侍女說。

「但是我已經不想到我的花或貓；我問：

「外邊是鄧達麼？請他即刻進來，我正等着他呢；有點事……」

「他敲門了。我開了門。」

「綺色林，」他叫着，就吻我的嘴唇，整整有一分鐘。

「我並沒有請你來，」我低聲同他說。

「你沒有麼？」他問。

「後來我回答：

「是的，是我請你來的。我正這樣說不出的在想念你呢。就在我這裏歇一會吧。」

「我閉着眼睛，因為我愛他。他不放鬆我。我靠近他的跟前。」

「這的確又是什麼雞叫，」他聽着說。

「我即刻快地打斷他的話頭，回說：

「不是，你在幻想吧？現在並沒有什麼在叫。」

「他吻了我。」

「後來又到晚上，鄧達不在了。黃金般的什麼震刺着我。我站在鏡子前面，一雙充滿着愛情

的光芒的眼珠對着我；我覺得自己的眼波引起內部的波動，心頭總是震盪刺激着。天啊！我從沒有看見過。我自己有那樣的眼睛。我在鏡裏吻了自己的嘴唇，充滿着愛情和欲望……

「現在我已經告訴你了。下一次再同你談何魯孫。我亦愛過他；他住在十里路遠，你看得見的那個島上。在靜寂的夏夜我自己划船到他那裏，因為我愛他。我也可以告訴你司達摩。他是一個牧師，我亦愛他。我什麼人都愛……」  
*「胡奈美克克的不信的人會！司達摩真心愛別人。」*

在這半醒半睡裏聽見了下面雪利倫的雞聲。

「絳色林，聽啊！雞亦爲我們叫了！」我高興地嚷着並且伸出我的雙臂。我醒了。伊索已經在翻身了。「走了！」我熱烈地歎息着說，並且四顧悵望着。沒有一個人影——沒有一個人在這裏。早晨已經到了；雪利倫的雞還正喔喔啼着。

茅舍旁邊站着一個女人——就是伊凡，她手裏有一條繩，她正要拿木材去。當她站在那裏，充滿着陽光的金色，生命的清晨就在這青年女郎的亭亭玉影中了。

「你務必不要以爲我……」她格格地說。

「伊凡，我不要以爲你什麼。」

「我——我並不是到這裏來會你的；我不過路過……」  
她的臉頓時紅暈了。

## 二十一

我的腳傷仍然令我很不舒服。夜間每每作痛，不能入睡；有時忽然抽起筋來；每逢天氣不好，腳氣病便大大發作。這樣有許多天，但是終究我沒有成跛足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。

麥克先生已經回來，我很早就知道。他把我的小船開走，讓我爲難，因爲這還在禁獵的時期，沒有東西能打到，但是他爲什麼那樣的開走我的船呢？原來麥克先生手下的兩個人同一個生

客早晨划船出去了。

我遇見了醫生。

「他們划走我的船了，」我說。

「新來了一個客，」他說「他們每天得划他出去，晚上纔回來。他是在調查海牀呢。」

新客是芬蘭人。麥克先生在輪船上無意中遇見的；他從司畢茲堡來，帶着些搜集的鱗介和海裏的小動物；他們稱他男爵。麥克先生家裏讓出一大一兩間房留他住。他很哄動了當地的人。

我正缺少肉，今晚去問愛娃要些食料亦好，我想。我走到雪利倫。我即刻覺察愛娃穿着新衣裳。她好像長大了；她的裙現在長得多了。

「恕我沒有起立」她趕快就說，並且伸出手來。

「小女有些不大舒服，」麥克先生說。「有些受涼——她自己不小心……你來問船的事情麼；我祇好把別一隻借給你。那不是一隻新船，但你只須不時把船裏的水汲出去……你知道

我們這裏新來了一個科學家，那樣一個人物，自然你也明白……他的時光，那能耽誤；他整天工作，晚上纔回來。你等他回來再走吧，你一定喜歡見他的。這是他的名片，刻着爵冠等等，他是男爵。真是一個極好的人。我遇見他正是湊巧極了。」

哼！他們並沒有留我吃晚飯。還好，我本來只來試試；我還可以回家——我茅屋裏還有些魚贖着。我敢說總還够一頓飯吧！

男爵來了。一個身材小，四十來歲的人，狹長臉，頰骨高聳，稀稀的黑鬚，目光鋒利射人。但是他戴着厚眼鏡。領扣上也裝飾着五角形的爵冠，像名片上的一樣。他微微一彎腰，他少肉的手上露着青筋，指甲却像古銅色。

「大尉先生，十分高興見你。請問在這裏多久了？」

「幾個月。」

他倒是一個有趣的人。麥克先生請他講鱗介同別的海貨。他很樂意。他告訴我們谷和摩附近有那一種的泥土，並且走到房裏去拿白海的海草標本來給我們看。他老是翹起他右手的食



指，並且不時把他的厚玻璃金絲眼鏡在鼻子上前後移動。麥克先生最聽得有味。一點鐘過去了。這位男爵講到我的意外的遭遇——那不幸的一鎊；他問我現在好了沒有。這使我很高興。到底誰告訴他的呢？我就問：

「你怎樣聽說的呢？」

「是誰說來的？麥克姑娘吧。我想麥克姑娘是不是你？」

愛娃大大的臉紅了。

我本來已經那樣的奇窘！這幾天的痛苦令我意興消沉。但是聽了這位新客的這幾句話，一陣愉快即刻在周身舞動起來。我不向着愛娃看，但是我心頭感激，感激她說到我，親口叫了我的名字，雖然這對於她是完全沒有價值。

我告了辭。愛娃借着不舒服的名目依然坐着。她冷淡地同我握別。

麥克先生正站着同男爵談得高興。他在說到他的祖父，麥克領事：

「我不知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沒有：這塊金鑽石是約翰國王的賞賚，他親手插在我祖父胸

前的。」

我走下前面的堦台，沒有人送我到門口。走過客廳的窗前時候，我丟眼望進去；那裏愛娃亭亭玉立着，兩手扯開了窗幃，正向外看着。我並不向她鞠躬，什麼都忘了；我驟然迷惑昏亂，不由自主趕緊走開了。

「停着！等一會！」我到了林間後對自己說。天啊，這總要有一個終了！忽然我覺得內心焚熱，我呻吟叫痛了。唉，我心頭再沒有絲毫得意；我雖然享受過愛娃一星期的寵愛，但是這早已經過去了，我沒有能弄好。從今以後，我的心應當向她呼叫：塵土，空氣，擋着我的路，土地；天啊，對了……到了茅屋，找着了魚，就吃了一餐。

這裏你爲着一個無價值的女孩子，就要燒盡你生命之火，夜裏又儘是些淒涼的夢。緊壓瀾濁而帶有隔年的氣息的熱風，仍然包圍着你的頭腦。天空依然抖擻出神妙的蔚藍，羣山依然迎呼着。伊索來吧……

過了一星期。我雇了鐵匠的船去捉點魚，做我的飯食。愛娃等男爵海上回來以後，晚上總在

一起，有一次我在磨坊看見他們。一天晚上他們一同走過我的茅屋；我從窗口閃開，把門上了門。看見他們在一起，我也沒有絲毫感觸；我聳一聳肩罷了。又一晚我在路上遇見他們，彼此招呼了；我等男爵先招呼我，然後爲表示不恭敬起見，祇伸伸兩個指頭到我的帽邊。我慢慢走過他們的時候，滿不在乎地望着他們。

又過了一天。

不知已經過了多少長日！我抑鬱不樂，意興索然；我心上漫想着一切；甚至茅房旁邊那塊和善而灰褐的巖石，在我走過的時候也帶了悲哀和失望的神情。空氣中夾着雨點；無論我到什麼地方，熱氣好像總在我面前喘噓，我也覺得我左腳的痛風。我看見麥克先生的一匹馬在早晨駕車的時候戰慄了，這些都表示天時變換的預兆。我想最好還是趁天氣好的時候多預備食料吧。我繫了伊索，拿著釣鈎和鎗走到船碼頭去。我心上覺得異常不快。

『郵船幾時可以到？』我問一個漁夫。

「郵船大約隔三星期吧。」他答。

「我在等我的軍裝來到。」我說。

後來遇見麥克先生舖子裏的一個伙計。我同他握了手，問他：

「告訴我現在你們在雪利倫還打牌麼？」

「常常打。」他答。

停了一會。

「我近來不常在那裏。」我說。

我划船到捉魚的地方去。天氣溫和，但是緊壓得很。蚊子聚成一陣一陣的，我只得吸煙趕走牠們。我用兩個鈎子釣了不少鱉魚。歸途又打了一對水鳥。

當我到碼頭時候，鐵匠正在工作。我忽然想起問他：

「同我一路走麼？」

「不。」他說，「麥克先生叫我在這裏做工，半夜纔做得完呢？」

我點點頭，我想這很好。

我拿着魚走開，繞道到了鐵匠的家門口。伊凡獨自在那裏。

「我一心一意在想念你，」我告訴她。一看見我，她受了感動。她亦驚異得幾乎不能迎面看我。「我愛你的青春，我愛你的秋波，」我說。「今天請懲罰我，因為我一向多看重了別一個女子。我告訴你，我到這裏來是爲看你；你令我快樂，我真愛你。昨夜你沒有聽見我叫你麼？」

「沒有，」她回答，驚訝似的。

「我叫了愛娃，但是我實在意思是叫你。我醒來聽見自己的呼聲。不差，我實在意思是叫你，祇是叫錯了；我叫了愛娃，但這是出於意外的。伊凡，我願對天發誓，你是我最親愛的。啊！今天你的嘴唇是怎樣的鮮紅。你的纖足比愛娃的好看多了——你試自己看看就知道。」

從未經驗過的異常愉快，給她滿面光彩；他好像要轉身走開，但是躊躇了，終於她的手臂放到我的頸邊。

我們一起談話，始終坐在一條長凳上，彼此談到許多事情。我說：

「你相信麼？愛娃說話還不會好好說呢；她說話像小孩子，說什麼「格外更快樂。」這是我親自聽見的。你說她有可愛的前額麼？我想不對。她有一個鬼樣的前額。並且她手都不洗乾淨。」

「但是我們不是不預備再提到她了麼？」

「對，對，我都忘記了。」

稍爲停了一會。我在想一些事，沒有作聲，

「爲什麼你眼睛濕了呢？」伊凡問。

「可是她確有可愛的前額。」我說，「並且她的手總是乾淨。只有一次沒有洗乾淨，是因爲意外的事。我實在意思並不要像剛纔那樣說她。」但是以後我咬着牙狠狠說下去：「伊凡，我坐着無時不想念你，但是也許你沒有聽見過我告訴你以下的話。第一次愛娃見了伊索，她說：「伊索——那是一個聰明人的名字——一個小亞西亞人的名字。」這不是傻話麼？我准知道她那天纔從書上唸來的。」

「是，伊凡說，但是那有什麼？」

「並且據我記得的，她還說什麼，尙蘇司是伊索的教師。哈哈！」

「是麼？」

「噲，我問你——告訴一大羣人說伊索的教師是尙蘇司，那有什麼意思呢？伊凡，你今天一定覺得心緒不大好，否則你一定會笑得肚痛。」

「是的，我想這很有趣。」伊凡說着，起始假裝着詫異的笑。「但是我並不能像你那樣懂得。」  
我默坐深思，默坐而深思。

「你頂喜歡坐定了不說話麼？」伊凡柔聲問。她眼裏充滿着善意，她用手撫摩我的頸髮。

「你真是好……好人。」我猛然說出，並且緊緊抱住她。「我准知我死命在愛你；我越來越愛你；唯一的結局只有我走開的時候，你亦一定跟我走。你看着我吧。你可以同我一起走麼？」

「可以。」她答。

我差不多沒有聽見那一聲可以，但是從她的聲息裏，從她的周身，我覺得。我們猛烈地互相擁抱着。

一點鐘以後，我吻了伊凡作別，就走開了。在門口我遇見麥克先生，那正是麥克先生自己。他吃驚，注視屋內，在門口停住，向內注視着。「哦！」他再也不多說什麼；他好像完全失却了中心的平衡。

「你料想不到我在這裏吧，」我說着，舉一舉帽子。

伊凡沒有動一動。

麥克先生重新恢復原狀；他的舉動顯露出一種奇異的自信心，他答：

「你錯了，我存心找你來的。我要關照你從四月一日起在烏巖一里半路範圍以內，禁止射獵。你今天在島上打了兩隻鳥，有人看見了。」

「我射了兩隻水鳥，」我可憐地說。我即刻覺得他責備得對。

「不管兩隻水鳥，或是兩隻海鴨——那都是一樣。反正在禁地以內。」

「我承認，」我說。「事前我可沒有想到。」

「但是你應該早想到。」



「有一次五月間我也放過兩管鎗，差不多亦在同樣的地點。那是在一天野宴時候，還是你讓我的呢。」

「那另是一會事，」麥克先生趕緊說。

「好吧，管他的，反正你知道怎樣辦這件事，是不是？」

「完全知道，」他答。

伊凡準備着了；當我走出去，她跟着我；她圍了一條圍巾，離開了屋；我看見她走到碼頭去。麥克先生也走回家去。

我仔細想過了。他是何等有心思，能以即刻想到那件事來解救自己的圍，並且他有那樣尖銳的眼睛。一鎗，二鎗，一串水鳥，罰一次錢，付一次款。以後便同麥克先生家斷絕一切關係——一切關係。這是多麼美妙而乾脆……

已經下雨了，輕鬆的大雨點。喜鵲低低靠着地飛過。我回家解開了伊索，讓他吃草去。風起始蕭蕭發響。

下面十里路遠便是海。這時候正下着雨，我高高在山裏，伸出的一塊石頭遮着雨。我抽着煙斗，吸了一管又一管；每次我燃煙時候，煙草捲縮，彷彿蠕虫從灰裏爬出來。我頭裏的思想也是這樣纏繞着。在我面前的地上，有一堆枯枝——一在鳥窠的遺蹟。鳥窠如此，我的心靈也是這般。

那天同後一天的一切經過，我什麼都記得。哦！那時候真不好辦！……

我高高坐在山頭，海天怒號，風雲奔騰，多麼殘酷的聲音。漁舟小艇，遠遠的，捲着帆，人在船頭——當然是向着什麼地方去，但是到底何處是這些生命的歸宿，我想只有天知道。海水濺飛着，白浪滾滾，像是凶狠的海怪揮臂對號；不，像是萬千呼嘯的惡魔，鴨子般伸首入海，繞着圈兒，翼尖把海水打成一片白沫。遠遠一礁暗藏，漏洞的帆船順着風飄出海去，潔白的魚妖搖頭作態。啊！飄

出海去，飄到淒涼絕滅的海去……

幸喜沒有人在一起看見我的雙眼。我牢牢靠着石壁，明知道沒有人能在背後注意我。一隻鳥猝然緊挨着山峯飛過，鳴聲斷續；附近一塊大圓石鬆解了，滾向海去。我靜靜坐了一會，沉入靜止的境地；一種安適的溫感使我微顫，外面雖然雨下如注，我竟能如此安適地躲藏着。我扣起我的短外衣，感謝上帝，很暖熱。又隔了一會，我就睡着了。

那是下午。我回到家去；天還下着雨。然後——一個意外的遇見。愛娃站在我前面的路上。她周身都濕透了，好像在雨中已經多時，但是她微微笑着。啊！我自己想，我的怒氣又起來了；我緊握着鎗，狠狠走着，雖然她仍在含笑。

「今天好！」她嚷着先講。

等我走近幾步，我也說：

「漂緻的女郎，我給你問候。」

我滑稽的聲調，使她震驚。唉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。她怯懦的微笑，注視着我。

「今天你又到山裏去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那麽想必你濕透了。假使你肯要？我這裏有一塊圍巾我不用……啊！你不明白我。」我沒去接她的圍巾，她懊喪地雙眼垂下，搖搖頭。

「一塊圍巾？」我答，又氣又驚地冷笑着。「但是我這裏有一件外衣——你要借嗎？我亦不用——隨便什麼人我都肯借。你不必怕借用。我也許就借給一個漁婦，還很高興呢。」

我看得出她很留心聽我所說的話。她聽得那樣用心，變得很難看；她忘了把雙唇闔起。她站在那裏，手中拿着圍巾——從她頸邊取下來的白綢圍巾。我也跟着扯下了我的外衣。

「爲天之故穿好了吧。」她哭着說。

「不要那樣！難道你真那樣氣我麼？好好穿上了外衣，千萬別等淋濕透了。」  
我重把外衣穿好。

「你上那裏去？」我含怒問。

「不——不到那裏去——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那樣脫下你的外衣來……」

「你今天又同男爵做些什麼？」我接着說。「這樣的天氣男爵也不會到海上去。」

「格蘭，我正要告訴你一些……」

我打斷了她的話頭：

「我可以請你在男爵前致意麼？」

我們彼此對看着。我預備好了，假使她再開口時，我就即刻再打斷她的話頭。最後她臉上現出一陣難過；我轉身走開，說：

「正經說，愛娃，你應該送男爵大人走開。他不是配得你的人。我敢說，他這幾天正在懷疑要不要你做妻——這太難了，怎配得你！」

「我們不談這個，請你不要再談。格蘭，我正在想念你。你肯爲別人的緣故脫下外衣來寧可自己濕透，我正來尋你……」

我聳聳肩接着說：

「我勸你還是嫁醫生。他有什麼使你不滿意？正在壯年，頭腦又聰明——你應該仔細想過。」

「啊！請你祇聽一分鐘……」

我的狗伊索在茅蓬裏等我呢。我脫帽向她重新鞠躬，說：

「漂緻的女郎，我給你告別。」

我就動身走開。

她哭了：

「唉，你碎了我的心。今天我來找你；我在這裏等候，你來我就對你笑。昨天我幾乎心神出竅，因為整天想着一件事；我頭腦如漩渦，整天想念你。今天我在家坐着，有人進來了；我沒仰頭看，但是我知道是誰。」今天我划了一里半路船，他說：「你不累麼？」我問：「不差，累極了，我的雙手都起泡了。」他說，很在意地。我就想：哼，這點兒事還那麼在意！隔一會他說：「昨夜我聽見有人在窗外私語；那是你的侍女同一個店裏人說情話，很親密的呢。」「不差，他們就要結婚了。」我說：「但是，那纔清早兩點鐘！」「那有什麼？」我說。隔了一會，我又接着：「夜晚是他們自己所有的。」於是他把金絲眼鏡抬上鼻子一些，然後發言：「但是那麼晚的時辰，你不以為不雅觀麼？」我仍

然不抬起頭來，就那樣對坐了十分鐘之久。「要不要拿塊披肩來披在肩上？」他問。「不必，謝謝你。」我答。「但願我敢握你的小手。」他說。我沒有回答——我在想着別的。他把一個小匣子放在我膝上。我打開匣子，找到一個胸針。針上有冠，我數到十塊嵌着的寶石……格蘭，胸針在我身邊帶着；你要看一看麼？我已經把他踏成粉碎——來，來看踏成怎樣的粉碎……「我要胸針有什麼用？」我問。「戴着。」他說。但是我把胸針還他，說：「不要關心我吧——我所屬意的乃是別一個人。」「那一個別人？」他問。「林中的一個獵人。」我說。「他曾經給我兩根可愛的羽毛做紀念。收回你的胸針吧。」但是他不肯。於是我第一次對他看；他的眼尖銳射人。「我決不收回胸針。隨你的便發落，要踏碎就踏碎。」他說。我站起來把胸針放在脚跟下踏。那是今天早晨……我左等右等了四點鐘；飯後我就出門。他到路上來遇見我。「到那裏去？」他問。「到格蘭那裏。」我答。「去請他不要忘了我……」從一點鐘起我就在這裏等着。我靠着一棵樹站着看見你來——你真像一個神。我愛你的身材，你的鬚鬚，你的雙肩，我愛關於你的一切……現在你可不耐煩了；你要走，你只要走；我對你不算什麼，你不要看我……」

硬。

我早停了步。她說完時候，我又重新走動。失望已經使我灰了心，我只微笑着；我的心鐵石般

「不差？」我說，又停了脚步。「你要對我說什麼？」

但是經了這出的輕蔑，她也厭倦了我。

「有什麼對你說沒有，什麼也沒有——我再沒有什麼對你說了……」

她的聲音異樣的顫慄，但是這並不足以動我的心。

隔一天早晨我走出門時，愛娃正站在茅屋外面。

夜間我已經從頭至尾仔細想過，並且下了決心。爲什麼我要讓自己迷惑於這樣一個心情無常沒有受教化的漁家女子？他的名字不是久繫在我心頭，長久得已經吸乾了我的心血了麼？够了！但是，我對她的冷淡與蔑視，又安知不反使我們格外接近。啊！我輕蔑她得多麼神氣——等她發了幾分鐘的長議論以後鎮靜地說：「不差？你要對我說什麼？」

她正站在大石頭旁邊。她受着很大激刺，就要趨近我似的；她的雙肩——張開。但是她停止



了，站在那裏握着雙手。我脫帽對她鞠躬，一言也不發。

「格蘭，今天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訴你，」她懇求說。我沒有移動，等候着聽她要說些什麼。「我聽說你曾在鐵匠家過。那是一天晚上，伊凡獨自在家。」

我聽着吃了一驚，就答：

「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我並沒有走來走去偵探，」她哭說。「我昨夜纔聽說，父親告訴我的。」昨夜我渾身溼透了回家，父親說：「今天你得罪了男爵。」「沒有，」我答。「剛纔那裏去了？」他又問。我答：「同格蘭一起。」

「後來父親就告訴我。」

我失望地掙扎着；然後說：

「不止如此，伊凡還到這裏來過。」

「她來過這裏麼？進茅屋裏來？」

「還不止一次。我讓她進茅屋裏來的。我們一起談話。」

「亦就在這裏。」

停頓一會。「拿穩了！」我對自己說；然後高聲地說：

「你既然如此好意來關心我的事，我也決不辜負你。昨天我提起你應當要醫生；不知你考慮過沒有？真的，你知道，王子簡直是要不得的。」

她雙眼充滿了氣忿。

「他可不是要不得，我告訴你吧。」她猛烈地嚷。「他比你好多了；他在屋裏走動可以不致於打破杯碗；他不致於弄掉我的鞋子。是的！他知道怎樣在人羣裏走動；你可是令人好笑——我真爲你難爲情——你真是不能讓人容忍——你可明白吧？」

她的話給我深深的打擊；我低着頭說：

「你說的對；我不善於在人羣中走動，請你寬容點吧。你不了解我；我存心要過林中的生活——那是我的安樂窩。這裏，獨自一個人，我之爲我並不足以得罪別人；但是當我走到別人那裏，

我得竭盡我所有的心力使我做應該做的舉動。兩年以來我也極少同人們在一起……」

「誰亦難說隔天你會做出怎樣瘋狂的事情來。」她往下說。「老照應你可是真受不了。」她說得多麼毫不憐惜！我覺得極深沉的傷痛。她激烈的震怒，幾乎把我駭倒。愛娃還不住手呢：她接着說：

「你也許可以讓伊凡照顧你。但是真不巧，她已經嫁了人。」

「伊凡！伊凡嫁了人，你是不是這樣說？」

「是的，已經嫁了人。」

「什麼，誰是她的丈夫？」

「你當然知道。她是鐵匠的妻。」

「我以爲她是他的女兒。」

「不對，她是他的妻。你想我在騙你麼？」

我一點兒也沒有這樣想；我祇覺得受了非常的驚。我祇是站在那裏想着：伊凡嫁了麼？

「原來你定了這樣一個幸福的選擇。」愛娃說。

「好吧，這種事總沒有個完。我忿恨得發顫說：

「但是你還是照我的話要醫生好。聽了朋友的忠告吧；你那個王子乃是一個老傻瓜。」在奮激中我說了不少謊，加大了他的年紀，說他是禿頂，說他幾乎是全瞎；並且我還硬說他襯衫前面戴的冠飾完全爲着顯出貴族身分。「講到我自己，我從不在乎認識他，他簡直沒有一長可取，他還不够最低的條件；他簡直算不得什麼。」

「但是他算得他不差。」她嚷，她的聲音在震怒。「他比你所想的好得多，你這個樹林裏的東西。你等着吧。哼，他會來找你——我親自去叫他來——你不信我愛他，你錯了，你看着吧。我就嫁給他；我就要日夜想念着他。記着我說的話：我愛他。讓伊凡喜歡到這裏來就來——哈哈。天啊，讓她來——這對我比沒有事還不要緊。現在讓我離開這裏吧……」

她起始從茅屋順着路走去。她匆忙走了幾步，轉過頭來，臉色依然死灰般白，歎泣着：「讓我永遠不再見你的面。」

二二三

樹葉正在變黃，番薯已經長得足高，正開着花；射獵的季候又到了；我打射野兔，松雞同沙鳩，有一天我射到了一隻鷹。靜朗的天空，涼爽的夜晚，林中田間許多清楚的調子和可愛的聲音。大地正在休息着，廣漠而平靜……

「我還沒聽見麥克先生提及我那次射了兩只水鳥的事，」我告訴醫生說。

「你該謝謝愛娃，」他說。「我知道我聽說她曾經力爭。」

「我可不謝她，」我說……

那麼熱的初秋——真是秋老虎。羣星如帶，穿過變黃的樹林；每天有一個新的星星來到。月光如影——浸在銀河裏的金影……

「上天救你，伊凡，你真結過婚麼？」

「你不會知道麼？」

「不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願天助你，孩子，我們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隨你的主意，也許你現在還不就離開這裏；只要你在，我總快樂。」

「並不，伊凡。」

「不差，是的——只要你在這裏。」

她露着受人遺棄的神情，緊壓着我的手不放。

「不成，伊凡，去吧——永遠不要再來！」

\* \* \* \* \*

夜去晝來——自從上次談話已經三天了。伊凡負載着走過。一夏天這孩子獨自從林中運回去的木頭真不知有多少！

「把重載放下來，伊凡，讓我來看你的眼珠是否依然碧藍。」  
她的眼睛發紅。

「不要這樣——仍舊笑着吧，伊凡！——我不能再抵抗了；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……」  
晚上，伊凡唱歌，我聽着，渾身感覺得溫熱透。

「你今晚在歌唱，孩子？」

「是的，我覺得快樂。」

她比我身材小些，她跳起一點來，雙臂抱着我的頭。

「伊凡，你抓傷了你的手了。唉，你不要抓得這樣傷！」

「這沒有什麼要緊。」

她的臉上奇妙地放出光彩來。

「伊凡，你同麥克先生談過話沒有？」

「談過一次。」

「他說什麼，你又說什麼？」

「他現在待我們很嚴厲；他叫我丈夫整日夜在碼頭工作，並且老讓我做各種事情，他現在吩咐我做男人的工。」

「他爲什麼這樣？」

伊凡低頭往下看。

「他爲什麼這樣，伊凡？」

「因爲我愛你。」

「但是他怎樣會知道？」

「我告訴他的。」

停頓。

「但願他不這樣虐待你，伊凡。」

「但是這沒有什麼要緊。現在什麼都不在乎。」



她的聲音像是弱小震顫的歌聲在林中。

樹林更加黃了；將近秋天光景。天空又添了幾個星星。從此月亮像是浸在金液裏的銀影。天也不冷，林中只有清涼的靜意同生命底飄流。樹木都呆呆站着默想。漿果熟了。

於是——到了八月二十二，霜初降的時節。

## 二十四

霜降第一夜。

九點鐘太陽就落山。無聊的黑暗籠罩着大地；孤星一二可見；兩點鐘以後月光漸現。我閒步到林中，帶着鎗和狗。我點起一堆火，火焰在松幹間映射。還沒有霜降。

「霜降第一夜！」我說。當時此地紛擾而熱情的愉快，使我周身感覺奇異的震顫……

「請了，林中孤寂的夜晚啊，人們和鳥獸都來問候你！請了，黑暗和樹際的天籟啊。靜默而美好的諧曲啊！請了，一切綠葉和黃葉啊！請了，我聽見的生命聲響；一條狗嗅着野草的鼻響。狂野的招呼；爲着那起伏的野貓，正在黑暗裏，在黑暗裏凝視着，預備跳出來捉一隻麻雀！請了，爲着地上仁慈的靜寂，爲了滿天的星和半圓的月；唉，爲着那些與這個……」

我起立而聽。沒有人聽見我。我又坐下。

「感謝孤寂的夜，謝謝山，謝謝黑暗和海，衝過了我的心！感謝我的生命，我的呼吸，感謝我今夜還活着的恩賜；爲着這些我誠心感謝，聽啊，東邊和西邊，聽啊。這是永不滅的上帝。這蕭蕭在我耳邊的靜寂，乃是大自然的血液在飛騰；這是上帝在羅織世界和我。我看見蛛絲在火光中閃耀，我聽見船過港的划槳聲；燦爛的光彩從天際向北方射着。有我不死的靈魂爲證，我真是充滿着感激；感激坐在這裏的乃是我！」

靜默。一個松子死沈沈地落到地上。一個松子落了我自己想。月已高昇，將熄的火在半燒的柴枝上閃爍。夜深了，我纔流浪回家。

霜降第二夜；依然靜寂而和暖。我的靈魂在思索。我機械地走到一棵樹下，拉下我的便帽，深遮着我的眼睛；靠着樹，雙手緊握在頸後。我凝視，火焰耀着眼，而我並不覺得，那樣昏迷的站了一會，看着火；我的腿先累了，不肯支持，後來，腳完全麻木了，我只得坐下來。直到這時候我才想：我爲什麼呆望着火看那麼久呢？

伊索舉起頭來聽，他聽見脚步声；伊凡在樹叢中出現了。

「我今晚很憂思，不快活，」我說。

她向我表同情，並不回答。

「我愛三樣東西。」我往下說。「我愛我曾經做過的一個愛夢；我愛你；我亦愛這點地方。」

「你最愛那一樣？」

「那個夢。」

又靜默了。伊索認識伊凡，他把頭一邊靠地，望着她。我埋怨着說：

「我今天路上看見一個女子，她臂挽臂同她的情人走着。這女子向我看，走過我的時候，她

幾乎忍不住笑出來。」

「她笑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想她在笑我。你爲什麼問？」

「你認識她麼？」

「是的。我鞠躬招呼了。」

「她亦認識你麼？」

「她假裝着不認識我……但是你爲什麼坐在那裏，引出我的祕密來這不大好，你可不能讓我說出她的名字來。」

停頓。

我又抱怨：

「她在笑些什麼？她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；可是她又在笑什麼？我又會害了她些什麼？」

伊凡答：

牧羊神

「她笑你，實在太殘忍了。」

「不，她並不殘忍，」我嚷。「你怎敢坐在這裏說她壞？她永沒有做過一件不和善的事，她笑我完全對的。不要多話，不要擾亂我——聽見沒有？」

伊凡吃驚走開，再不擾亂我。我對她看：即刻後悔我嚴厲的責語；我跑到她面前，扭着雙手。

「回家吧，伊凡。我最愛的是你；我怎能愛一個夢？我只是在說着玩；我愛的是你。現在回家吧，我明天會去看你。記着，我是你的；千萬不要忘記。夜安。」

於是伊凡回家去。

霜降第三夜，萬分緊張的一夜。爲什麼竟沒有一點霜？一天太陽光的餘熱却還存在；夜裏像溫暖的沼澤。我點了火……

「伊凡，有時候頭髮絲牽着你走也是愉快。一個人的心懷可以扭曲得那樣離奇。他可以被頭髮絲牽過山谷；你要問他怎麼一回事，他會顛倒地答：「我在被頭髮絲牽着！」但是假使有人

問：「要不要我助你解脫？」他答：「不要。」設或又問：「但是你怎能支持忍受？」他答：「我能忍受，因為我愛牽我的那隻手。」伊凡，你知道不知道希望是什麼？」

「我想我知道。」

「伊凡，你看，希望是一件奇怪的事，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一天早晨你可以走到路上去，希望遇見你所喜歡的人。你遇見沒有呢？沒有。爲什麼沒有？因爲那個人那天早晨忙着——也許在別處……有一次在山裏我認得一個老瞎子，有四十八年他沒有看見什麼，現在他已經過了七十。他覺得他的眼一點點變好；他想漸漸會變好。假使一切順利，幾年以後他也許看得見太陽呢。他的頭髮依然烏黑，但是他眼睛很白。當我們坐在他的茅屋裏抽着烟，他就談起他沒有瞎以前看見的一切。他膽大力壯，冷靜而固執；他總保持着他的希望。我要走的時候，他同我一起出來，起始向各方面指着。「那是南方。」他說，「那是北方。現在你先往那邊走，稍爲走了幾步路，再往那邊轉。」「很對。」我說。聽見了我這樣說，這人滿意地笑，並且說：「你看四五十年前我可不認識這路，所以我現在一定比從前眼力好了——不差，一天比一天好。」後來他彎下去，爬回他的茅屋

——地上唯一的居處。像從前一樣他坐到火旁，滿希望着幾年以內他能重見天日……伊凡，希望是奇怪的。例如，我在這裏，時刻希望着我能忘却今早在路上沒有遇見的人……」

「你講話真離奇。」

「這是霜降第三夜。伊凡，我向你發願，明天起我就改樣。現在讓我獨自一個人吧。明天你就再認不出來了，我將要歡笑而吻你，我的甜蜜的女郎。祇想——只再隔此一夜，幾點鐘的光景——我就要重新換個人樣。伊凡，夜安。」

「夜安。」

我靠近火躺着，對火焰凝視。一個松球從枝上脫落；一兩根枯枝也落下來。夜晚像無邊的深沉。我閉着眼。

一點鐘後，我的感覺起始在一種節奏裏震盪。我是在跟大靜寂的音調響應——跟着一起振鳴。我望望半月，月亮像白色的天平掛在天空，我對他起了愛感；我可以覺得自己在臉紅。「那是月亮！」我溫柔而情熱地說：「那是月亮！」我的心跟着微微地振跳，這樣有幾分鐘。有點起風

了。一陣怪風吹到我面前——空氣底神秘的流動。那是什麼？我四圍看看，不見有人。風在呼喚我呢。我的心靈在俯首答應；我覺得自身高高舉起在空中，緊貼着一個看見的酥胸；我的眼睛含露，我震顫——上帝貼在近前，看守着我。又過了幾分鐘。我回轉頭來；怪風不在了，我只看見像是鬼怪の後影靜悄悄飄進林間……

我同深沉的抑鬱掙扎了一會，情緒使我困憊；我真累得要死，就睡了。

醒來夜已過去。唉，我在愁悶裏已經過了多時。渾身發熱，就要病倒的光景。凡事都覺得顛倒。我從紅腫的眼睛裏在看一切。深深的苦楚束縛着我。

現在都過去了。

## 二十五



已經到了秋天。夏天過了。夏天來得快，過也過得真快！天氣冷了。我出去漁獵——在林中歌唱。有些日子濃霧迷滿，從海間飄來，像一座暗壁封閉一切。

在這樣的一天，有以下的遭遇。我迷了路，胡亂穿過後林到醫生的家。那裏正有客——我曾遇見過的少女們。一羣年輕人在跳舞，就像顛狂的小鳥一般。

一乘馬車轉動來到，在門口停了；愛娃正在車中。她看見我吃了一驚。

「再會，」我靜悄悄說。但是醫生留住了我。愛娃見了我，起初有些不安，當我說話時候她低着頭。後來，她亦能容忍我，並且甚至於問我一兩句話。她面色異常灰白；灰色的寒霧籠罩在她臉上。她並沒有下馬車來。

「我特地送信來的，」她說。「我從教堂來，今天你們沒有一個在那裏；她們告訴我你們在這裏。我馬車已經走了好幾點鐘了。爲着尋你們。明天我們將有歡送會——男爵下星期就走了——我是來請你們大家到會的。有跳舞。明天晚上。」

他們都鞠躬致謝。

她格外叮嚀我：

「這次你可不要躲開；不要臨時寫條子來託故推辭。」她沒有對任何別人說這些話。稍停她就驅車走開了。

這意外的遇見使我感動，暗中樂得發狂了一會。然後我向醫生及他的客人告辭，走回家去。她待我怎樣慇懃，她怎樣慇懃地待我！我將怎樣報答她呢？我的手覺得不知所措；溫柔的寒意透過我的雙腕。天啊！我自己想：這裏我在樂得無所措手足，我連雙手緊握都不會；我只會無法得流淚。怎麼辦？

到家已經很晚。我繞道船碼頭向漁人打聽郵船明晚會不會來到。真不幸，郵船要直到下星期才到。我趕緊回到茅舍，仔細把我最好的一套衣服看過。我把他收拾乾淨，好些地方有破洞，我流着淚把他們補綴好。

收拾完了我就在牀上躺下。只安然休息了一會。於是忽然一念觸起，我跳起來站在地中間，目眩神暈。日間這一套原只是又一次巧計！假使我不逢巧在那裏，她請他們那裏會請到我？又況

她不明明暗示叫我不去——叫我臨時送一個字條託故不去……

我整夜沒睡着，早晨我就到林中去，失了眠覺得冷，但又像在發熱啊！雪利倫的歡送會！那有什麼？我就不去亦不寫信推辭。麥克先生是一個有心思的人，他在爲男爵開歡送會；但是我纔不去呢——讓他們明白明白！

濃霧迷滿着山野；濕冷的霜凝着在我的衣服上，加了重量，我臉上覺得又冷又濕。偶而一陣微風使睡霧起落上下。

已近薄暮，天色漸暗；濃霧遮着使我不見一切，又沒有太陽指引方向。歸途我亂走了有幾點鐘，但是我也不用忙。我十分鎮靜的走一條錯路，走到林中不相熟的地方，最後我把鎗靠着樹，看看我的指南針。我留意地記定了方向，然後起程。這時大概已有八九點鐘光景。

於是意外的事情發生了。

半點鐘以後我從濃霧裏聽得音樂，幾分鐘以後我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了；極近雪利倫的大房子了。難道我的指南針領錯了路恰領到我想避去的地方？熟悉的聲音叫我，醫生的聲音。一分

鐘以後我已被他引進去。

我的鎗管也許影響了指南針，以致於測錯了位置。這樣同樣的事，後來又發生過——同年的又一天。我不知道作何想法。這也許是命運。

## 二十六

那晚上我無時不深恨我不該到會來。我之來此簡直沒有人注意，他們彼此都忙得顧不到我，愛娃差不多沒有招呼我。我起始拼命喝酒，因為我知道不受歡迎；可是我也不走開。

麥克先生總含笑露出他最和靄的神情；他穿着夜禮服，很好看。他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邊，張羅五十位左右客人，間乎也跳一兩次舞，說笑着。他眼際隱藏着秘密似的。

一陣音樂與人聲交雜，震動全屋。跳舞的大房間以外，五間房滿被客人占着。我到時夜飯已

吃過。侍女忙着跑來跑去，捧着酒瓶酒杯，擦得光亮的咖啡罐，需茄與烟斗，糕點和鮮果——一切都預備週到。房中的燭台上滿是定做的特別加大的臘燭；新油燈也都點着。

伊凡在廚房中幫忙；我看見她一眼，試想伊凡亦在這裏！

男爵頗受人注意，雖然他很恬靜而謙遜，並不故意招搖。他亦穿着夜禮服；燕尾在箱子裏壓壞得很不堪。他同愛娃講話講得很多，眼睛總在注意她，同她一起喝酒，叫她姑娘，就像他叫牧師。外科醫生的女兒們一樣稱呼。我仍像從前那樣討厭他，每次看見，不由得不憎厭地轉睛他望。當他同我說話，我回答很短促，並且答後緊閉着嘴唇。

恰巧我還記得那晚上一件小事。我站着同一位年輕姑娘講話，一位頭髮很美的女郎；我不知說了什麼笑話或是講了什麼故事使她發笑。這決不是什麼了不得的趣話，可是也許在這奮激的時候我講得比我現在所記得的格外有趣些——無論如何，我現在記不得了。但是當我回轉頭去，愛娃正站在我後面，她深深望了我一眼。

後來我注意她把那頭髮很美的女郎拉開一邊問她我講的什麼。我不知道怎樣在整晚上

各處走動無人理之後，愛娃的那一眼使我高興起來；我即刻覺得好多了，便同好幾個人談話，並且談得令人喜歡。據我所能覺得，我並沒有做任何失禮或呆笨的舉動……

我正站在外邊階沿上。伊凡從一間房裏端東西走出來。她看見我走出來，她一手敏捷地觸到我的手；然後她又微笑進去了。我們彼此都沒開口。當我回頭去跟她時，愛娃正在路當中，注意着我。她也不說什麼。我走進了房去。

「試想——格蘭大尉在台階上同侍女約會取樂！」愛娃忽然高聲說。她正站在門口。好幾位聽見她所說的話。她放聲笑，好像在說着取玩，但是她臉色很蒼白。

我沒有作答；我祇喃喃說：

「這是出於意外；她剛巧走出來，在路上遇見……」

就嚶：過了一些時候——也許有一點鐘。一個酒杯倒翻了酒，在一個女客的衣服上。愛娃一看見

「怎麼一會事？那一定是格蘭。」

我並沒有闖禍，發生的時候我正站在房間的另外一頭。經此以後，我又狂飲起來，並且湊近門邊，省得拖着跳舞的人。

男爵仍然老有女客們圍着他。他懊悔他的寶藏——那白海的水草，谷和摩的泥土，饒有趣味的海底石層——已經捆紮起來，不能給大眾看。女人們好奇地偷眼看他的襯衫扣鈕，五角的冠飾——自然就是表明他是男爵的冠飾。這許久醫生一點不足引人注意；甚至於他談諧的誓語，也不再發生效力。但當愛娃說話時候，他老在那裏改正她的話語，在微妙的詞意上同她爲難，用鎮靜自尊的神氣壓服她。

她說：

「……直等我走過死的山谷。」

醫生就說：

「走過什麼？」

「死的山谷。是不是叫死的山谷？」

「我只聽過死的河流。我想你的意思是指牠。」

後來，她講話談到什麼被看守着像一條……

「龍，」醫生幫她說。

「是的，像一條龍，」她答。

但是醫生說：

「你真得謝我救了你的急。我准知道你就說要說出百眼巨靈來了。」

男爵從他厚眼鏡裏，抬一抬眼皮詫異地看着醫生，好像他從沒聽過這樣離奇的話似的。但是醫生並沒注意。他在意男爵做什麼？

我仍躲在門邊。跳舞的人們在屋裏穿動。我設法同牧師家裏來的管家婦談起話來。我們講到打仗，克利米亞的現狀，法國的情形，拿破崙做皇帝，和保護土耳其人。這位年輕女人那幾天曾經看了報，所以能告訴我許多新聞。最後我們同在沙發上坐下，繼續談話。

愛娃正走過，在我們面前立定了。忽然她說：



「大尉，請你務必原諒我在外面撞見，使你受驚。我決不再來打擾你。」

她又笑起來了，並且不望我看。

「愛娃，」我說。「停一會。」

她講話講得那樣客氣，那就不大妙，並且她的顏色露着惡意。我想起醫生來，學着醫生的樣，

不經意地聳聳肩頭。她說：

「但是你爲什麼不到廚房裏去？伊凡在那裏。我想你應該在那裏歇着。」

她眼睛露着恨意。

我不常到大聚會；在這種會場裏我也從沒聽見過這樣的口氣。我說：

「你不怕人家誤會麼，愛娃？」

「哦，誤會也許，自然，但是怎樣誤會呢？」

「你有時講話連想都不想。例如，剛纔，你好像覺得你在真心讓我到廚房去歇着；這自然是

一種誤會——我很知道你並不存心這樣無禮。」

她走開幾步。從她的舉止，我可以看得出她無時不在揣摩我所說的話。她轉身走回來，屏息着說：

「這並不是誤會，大尉，你聽的很對——我確會讓你到廚房去。」

「啊，愛娃！受驚的管家婦喊出。」

我起始又在談起打仗同克里米亞的現狀；但是我的思想却離得遠遠的。我並不在沉醉，我只在無可奈何的紛亂中。大地像從我腳底上消滅，我的方寸已亂，像從前幾次不幸的經歷一般。我從沙發站起來，好像預備要走出去。醫生阻止了我。

「我剛聽見了許多稱贊你的話。」

他說。

「稱讚我？誰在稱贊我？」

「愛娃在稱讚。她現在還站在那邊閃耀着雙睛望着你。我將永遠不忘記；她的眼珠完全爲愛情所激使，並且她高聲說她欽慕你。」

「好吧，」我笑着說。唉，我頭腦裏沒有一個清楚的思想。

我走到男爵前面，彎身近他像要附耳私語一般——够近了，我唾在他耳朵裏。他跳起來瘋癲般凝視着我。後來我看見他在告訴愛娃；我看出她覺得怎樣的厭惡。也許她想起我會把她的鞋擲在水裏，我會打碎許多杯盞，同我所曾做過的許多貽笑大方的事；這一切一定又都閃照過她的心頭。我自己覺得慚愧。一切都完了；無論我轉動到任何方面，我遇見吃驚和詫異的容顏。我偷偷離開了雪利倫，也沒說半句告別致謝的話。

## 二十七

男爵要動身了。好的：我預備荷鎗實彈走到山裏去放，以爲男爵和愛娃致敬。爲他們之故。我要在石頭裏掘一深洞，炸開一座山。當他們的船開過，一塊大石頭就要滾下山，猛烈地落入海去。

我曉得一處地方——一條在山旁的路——可以使得大塊石直通到海。下面遠遠的就是一所小小船房。

「兩個礦鑽，」我對那鐵匠說。

那鐵匠磨了兩個大鑽……

伊凡現在的職務是趕麥克先生的一匹馬在磨坊和碼頭間來回跑。她得做一個大人的工作，搬運着玉米和麵粉。我遇見她；她的面色非常的活潑而有光彩。天啊，她的笑貌是如何的溫柔。每晚我總遇見她。

「你好像一點愛意都沒有，伊凡我愛。」

「你稱我的愛！我是一個蠢女人，但我將忠心待你。唉，我情願忠心待你，就死也甘心。麥克一天一天愈加虐待，但是我不在乎。他真凶狠，但我也不去理他。他握着我的手臂，氣得臉發青。但有一件事使我爲難。」

「什麼事叫你爲難？」

「麥克先生要恐嚇你。他對我說過：『哼，你腦子裏一天到晚可想着大尉？』我回說：『是的，我是他的。』於是他說：『唉，你等着吧。我不久總趕他走。』這是他昨天說的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；等他恐嚇吧……」

她閉着眼把雙臂圍抱我的頸項。她周身覺得震顫。我帶她到林間去。馬站着在等。

## 二十八

我高高坐在山裏挖礦。秋天的空氣十分清爽。我鑽鑿的動作不斷而均平。伊索詫異地瞪眼看着我。知足的波浪一陣陣湧到我胸中——有誰誰得我在這裏和孤山作伴。

過路的鳥飛走了；願他好好飛去，早早飛回！白頰鳥，黑頂鳥，雛雀一二，獨宿在林間草際。一切都變得奇怪——矮楊鮮血般紅，映着灰白的石塊；野草間露出幾朵鐘形花，隨風飄動，低唱着小

曲子。但高高在一切的上，有一隻老鷹伸長了頭，盤旋着在尋食。

晚上來了；我把鑽鑿放在石下停<sup>下來</sup>休息。一切都漸漸幽暗，月亮在北方移動；石塊都顯出驚人的黑影。月亮正圓，像是一座發光的天島，又像是一面銅鏡，我對着只是出神。伊索起來不時地亂動。

「伊索爲什麼啊，我亦憂傷得厭倦了；我要把愁悶忘掉，把愁悶沉溺。輪好吧，伊索，我告訴你；不要再來擾我。記得伊凡問：『你有時想我麼？』我答：『時時刻刻。』伊凡再問：『你想到我的時候，你覺得有什麼快樂麼？』我答：『想你總是快樂，只是快樂。』於是伊凡又說：『你的頭髮變灰白了。』我答：『是的，頭髮起始灰白了。』但伊凡又說：『是不是你在想什麼，弄得頭髮都白了？』我就回答：『也許。』最後伊凡說：『那麼你不止想我一個人……』伊索，躺着不要動；我告訴你點別的事情吧……』

伊索只奮奮地對着山下嗅，拉着我的衣服要走。等我站起來跟他，他倒不能跑得十分快。樹林頂上忽起了一陣紅光，照耀天空。我加快跑，眼前竟是一片紅光，一場大火，我站停了注視着，走

幾步又呆呆看着——那是我的草屋火焰衝天。

## 二十九

火是麥克先生放的。我一起頭就曉得。我損失了下皮和鳥翼。損失了老鷹標本；所有的東西都毀了。現在怎樣呢？我在露天宿了兩夜也不到雪利倫去借宿。後來我在碼頭旁邊租了一個荒棄的漁舍，用乾苔補好了隙縫。山裏搬來一堆紅漿果葉作了牀鋪。我的需要又滿足了。

愛娃送給我一封信，說她聽得我的不幸，並且表示他父親願意在雪利倫讓我一間房住。愛娃受感動了。好慷慨的愛娃！可是我並沒有回信。謝謝天，我現在已有了遮宿。不給愛娃回信，使我得到驕傲的愉快。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她和男爵一起；他們正挽臂走着。我迎面看着他們，鞠躬走過。她站定了問：「哦，你不來同我們住麼，大尉？」「我已經在新房子安頓好了。」我停着說。她

看着我。她的胸部聳動着。『倘然你來同我們住，一點損失都不會有。』她說。

我心中感動，但是我說不出話來。

男爵慢慢地走動。

『恐怕你不願意再見我吧。』她說。

『我謝謝你，愛娃，我房子失了火，你肯供給給我住宿。』我說。『你的父親並不願意，那更足顯出你的好意。』我脫了帽對她致謝。

『真的，你不再見我了麼，格蘭？』她驟然說。

男爵在叫喚呢。

『男爵在叫你。』我說，再恭敬地脫帽。

我走進深山，走到我的礦地。遇見了伊凡。我嚷出來：『哼，我不告訴你說過麼？麥克先生始終驅逐不了我的。他雖燒了我的屋，可是我已經又有了一個……』她帶着一只油桶一把刷子。『現在又在做什麼，伊凡？』



麥克先生有一只船在山崖下的船棚裏。吩咐她去油船。他處處注意她，她只得服從。

「爲什麼放在那邊的草棚裏，不放在碼頭邊？」

「麥克先生這樣吩咐的……」

「伊凡，伊凡，我的愛人，他們把你當奴隸看待，你也不抱怨反抗。你看你現在還笑着，你笑貌裏流露着生命，當奴隸亦不在乎。」

當我到礦邊工作，我看見一樁怪事。我看出有人已經來過。我細看那個足跡，認得是麥克先生的，又長又尖的鞋印。他到這裏來搜尋些什麼？我自己想着，四面看看，看不見一個人——我也就沒有疑慮。

我錘着鑽子工作，永沒有夢想到我就要闖什麼禍。

郵船到了，帶着我的軍服；這只船要帶男爵同他許多箱的鱗甲海草去。現在正把一箱箱的魚和油搬下碼頭，到了晚上又要開了。

我帶了鎗，鎗管裝滿了火藥。裝完了我對自己點點頭。我走到山上，把礦裏也裝滿了火藥；再點點頭。現在諸事都已齊備。我躺下等着。

我等了幾點鐘。時時聽得那輪船上的起重機上下工作的聲音。天色將夜，最後汽笛聲響，貨物都已裝好。船要開了。我還有幾分鐘好等。月亮還沒升起，我像一個瘋人在夜色朦朧裏凝視。

船首的最前一點經過小島，我點着了慢性的引火物趕忙走開。過了一分鐘。忽然起了一陣吼聲。——山石迸裂，碎片在空中飛舞——山麓震動，石塊滾落到萬丈深淵。四週的山都發生了回響。

我提起鎗來放了一管，回聲一再地來，停一會再放一鎗，空氣為我的敬禮震顫，回聲飛到無邊大地，像是羣山合呼在歡送那行船。

過了些時，空氣又變靜寂，羣山中的回聲慢慢消沉，地球重復默默。船也在暮色中不見了。

我仍舊發顫，覺得一種特殊的刺激。我拿了鑽子，挾着鎗無力地下山走去。我挑最近的路走，還看見山崩後的煙迹。

伊索跟着我，不停地搖首打噴。

當我到了崖下的船棚，我看到一樁使得我心碎的事。一只船在那裏被落石打得粉碎。還有

伊凡——伊凡躺在船旁，被石塊衝得血肉模糊，無從認識。伊凡——她就這樣死了。

### 三十一

我還要寫些什麼呢？許多天沒有放鎗；沒有糧食，一點東西都不吃；我整天的坐在草屋裏。伊凡裝在麥克先生的白油船上抬到禮拜堂。我步行走去……

伊凡死了。你還記得她那可愛的柔髮像尼姑似的小頭麼？她那樣靜悄悄地來，頭靠着你微

笑，你不看見她的笑容裏充滿着無限的生氣伊索靜些；我回憶一樁奇怪的故事來了；在四代以前，綺色林的時候，那時司達摩是一個教士。

一個女孩拘囚在石塔裏。她愛一個貴族。這中間的道理你去問風和星或是生命之神吧。沒有人能以曉得。那貴族是她的朋友和愛人。不過隔了幾時，在一個清朗的日子，他看見另一個女人，他的喜歡就改變了。

像青年一樣他愛上了他的侍女。他時常叫着她天仙說：「你的心給我吧！」她答應了。他說：「我可以要求你麼，吾愛？」抱着萬分快慰，她說：「可以的。」她給了他一切，可是他始終沒有謝她。

他愛別一個女人，愛到像一個奴隸，像一個瘋人，像一個叫化子。爲什麼呢？你去問路上的塵埃，樹下的落葉，和神祕的生命之神吧，沒有人能以明瞭。她一樣都不給他——真的一樣也不答應，可是他還感謝她。她說：「請你了解我，不再來擾我！」他只抱怨她沒有要他的生命。

他的侍女還是坐在塔裏……

「少女，你在那裏爲什麼坐着笑着？」

「我在想十年前的事，那時我正遇見他。」

「你還記得他？」

「我還記得他。」

光陰向前過。

「你在那裏做什麼，少女，你爲何坐着笑？」

「我在把他的名字繡在一塊布上。」

「誰的名字？那關係你進來的人麼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二十年以前我遇見的人。」

「你還記得他？」

「我照從前一樣記着他。」

光陰向前過……

「你在那裏做什麼，囚犯？」

「我老了，不能再刺繡了；我在刮牆上的粉漿，預備做一個瓶算送他的小小禮物。」

「你所說的是誰？」

「我說我的愛人，就是關我在塔裏的人。」

「你是不是因為他把你關起來，所以笑？」

「我在想他現在要說些什麼。他就要說，『看看我的少女送給我一個小瓶，隔了三十年她還沒有把我忘掉。』」

光陰向前過……

「囚犯，爲什麼呆坐在那裏笑？」

「我越發老了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祇能想想。」

「想你那四十年前遇見的人麼？」

「我是想着我年輕時候遇見的他。現在也許有四十年了。」

「你曉得他死了麼？灰白的老嫗，你沒有回答；你的嘴唇變白，你不再呼吸了……」

這是塔女的故事。等一等，伊索，我還忘了一段。一天她在墓園聽見她愛人的聲音，她雙膝跪下，臉上起了紅暈。那時她已經四十歲了……

伊凡，我來葬你，我來卑禮地吻着你墓上的黃土。當我想着你，一種豐滿的紅玫瑰印像移進我的心花；當我想着你的笑顏，我覺得浸潤在幸福的賞賜裏。你把所有的一切賜給我；一切都給了我，對於你是值不了什麼，因為你是生命的癡兒。但是別人那些吝嗇得連一眼的睨視也會妬忌的人，我的心思都給枉費了。爲什麼去問那歲月，問那海上的行船，問那神祕的心靈之神吧……

一個人對我說：

「你現在不出去去打獵了麼？伊索在樹林裏亂跑，追着一只野兔子。」

我說：

「去把他打死了吧。」

過了幾天，麥克先生來看我，他眼睛凹着，面帶灰色。我想：我到底能不能看出別人的底細來？我自己莫名其妙。

麥克先生提起了山崩那樁災難。這真是大不幸，可悲的意外之事；我是沒有法子負責的。

我說：

「倘然有人要我把我和伊凡分開，他可達到了目的。願上帝降罰於他！」

麥克先生對我懷疑地看着。他含糊說起那豐盛的葬禮，件件都辦得周到。

我坐着羨慕他思路的敏捷。

那次山崩毀了他的船，那損失可是沒有賠償的。



「哈咯，那是一定的。」我說。「你損失了船、油桶和刷子，不要賠償麼？」

「不要，我親愛的大尉。」他答。「你怎麼想起這樣的事？」他看着我眼中含着仇怨。

有三個星期我一點也沒有看見愛娃。是的，有一次我在舖子裏看見她。當我走進去買麵包，她正站在櫃內，看幾種衣料。店裏只有兩個伙計在那裏。

我高聲歡迎她，她抬頭看了一眼，並不答應。這樣弄得我當着她面連麵包都不買了；我問伙計要了些火藥和鎗彈。伙計拿齊了貨正在秤，我注意着她。

一件淡灰色的衣服，緊緊包着她的身體，鈕口都破了；她的胸部不住的在呼喘着。她怎麼一夏天長大了這許多！她眉頭緊縐着發愁，奇彎的眉睫有不可捉摸的奧妙；一切舉動越顯出她長得成熟了。我看着她的手，細長而嬌嫩的手指引得我十分動情，使我戰慄。她仍舊在翻着布疋。

我站着，但願這時候伊索能跳到櫃台後面她的身邊——然後我就可以即刻把伊索叫回來，順便道歉。那時不曉得她要說些什麼了？

「這裏東西齊了。」那店員說。

我付了錢，提起了我的袋，離開她。她抬頭看，可是仍舊沒有說話。好的，我自己想，也許她已經早嫁了男爵了。我走開了，也沒有買麵包。

我走出了門，再抬頭對窗望望，並沒有人在我對我看。

### 三十三

於是一夜雪花來，我草屋裏起始覺得冷了。

屋裏本來有燒飯的爐竈，我雖然把縫塞好，但是風很大，柴也燒不好。秋天過了，日子一天一天的縮短。初雪見着陽光正在融化。雪化了，又露出了地面，可是夜間奇冷，水還結冰。一切的草和蟲都已經死了。

神祕的靜默散到人間；人們都靜悄悄地默念，眼巴巴等候着殘冬。曬魚乾的場上沒有聲響；海港安靜着，北地的太陽沉睡在海裏，萬物都移向着無窮的嚴冬。在這萬籟俱寂中遠遠孤舟送來了槳聲。

一個女孩子划着船來。

「你在什麼地方來，我的少女？」

「不在什麼地方。」

「不在什麼地方？哼，我可認得你，去年夏天我遇見過你。」

她把船放好了，快快上了岸。

「你是一個牧羊女。你會站定了繫你的襪子。就是那夜晚我遇見了你。」

她嫩頰上頓時起了紅暈，羞答答地笑。

「小小的牧羊女，請到我的茅舍來，讓我看看你。我也曉得你的芳名——你就叫做亨利娜。」  
但是她走過我身旁，也沒說話。肅殺的秋氣，可怕的殘冬，使她意識朦朧了。紅日早已沉到了

海底。

## 三十四

我第一次穿着了軍服走到雪利倫去。我的心在震跳。我一切都記得清楚。那天愛娃跑到面前，當着大家擁抱我。她已經把我搬弄了好幾個月，弄得我頭髮灰白。這是我自己的不好麼？我的星引我入了迷途。我想：倘我跪在她的身旁告訴她我中心的祕密！她將要怎樣的冷笑！她也許要請我坐下，拿些酒來；舉杯同飲的時候，她也許會說：「大尉，我謝謝你和我在一起。我將永不忘記！」那時我正在高興，覺得有點希望，但是她只假裝着喝酒，放下了杯時却沒有喝。並且她亦不要瞞我；她還存心要叫我看見呢。她就是那個樣兒。

好吧——最後的時間近了。

在路上走着，我想我的軍服就要使她得到深刻的印像，我所有的裝飾都是又新又漂亮。這把指揮刀將要在地板上拖着響。我神經裏頓時覺得一種無上的愉快。我自己輕輕地說：

誰曉得還要發生什麼事？我抬高了我的頭，伸出了一隻手。現在不再卑遜了——要顯出男子的榮譽和驕傲！隨便怎樣，我現在總不進行了。我的女郎，恕我不來向你求愛……

麥克先生在天井裏看見我，面色分外灰白，眼睜愈加凹進。

「你要走麼？真的？我想你近來不大舒服吧：你的茅屋燒掉了……」於是麥克先生微笑了。在那一刻，好像是世界上的絕頂聰明人，就站在我面前。

「請到裏面去，大尉；愛娃在那裏好，我們再會。我想開船時候在碼頭上見你吧。」他走開低着頭想，嘴裏吹鳴作聲。

愛娃坐在裏面看書。在我進去的時候，她驚見我的軍服；她斜睨着我，好像一隻小鳥，面色忽然漲紅。她開着小口。

「我來說一聲再會。」我勉強說出了一句。

她忽然立了起來。我曉得我的話有些效果。

「格蘭，你要走麼，現在就走？」

「船一來立刻就走」。我緊握着她的手——她的雙雙纖手——一種失了知覺的愉快，使我不由自主，我忽然喊出了，「愛娃！」呆呆地看看她。

即刻她變冷淡——冷淡而輕蔑。她用全副精神在反抗我。我覺得好像一個乞丐直挺挺站在她面前。我鬆了她的手讓她縮回。我還記得從那時起我噁哩咕嚕地叫着：「愛娃，愛娃！」叫了又叫，並沒有想什麼。她問：「好的！你到底要說什麼？」我也並沒有說出來。

「想起你要走了。」她又說，「不曉得明年又是誰來？」

「另一個人吧。」我回報她，「那茅屋當然還要造起來的。」

停頓。她又在要拿起書來看。

「我很抱歉，我父親不在家。」她說，「但我可以告訴他你來過。」

我也不回答。我走前，重握着她的手說：「別後珍重，愛娃！」

「別後珍重。」她答應。

我開着門預備走。她已經手拿了書坐着看，真真在翻着書看。她一些都不覺得感動，我的聲再會，世界上一些些也沒有感到。

我咳嗽。

她回轉頭來，驚奇地對我說：

「哦，你還沒有走麼？我以為你走了。」

只有上帝曉得，但是我覺得她的驚奇太過分。她真不小心，過於做作了。這時我腦中忽然想起也許她老早曉得我站在她後面。

「我現在走了，」我說。

於是她站起向我走來。「我想問你要些紀念品，你走後我好紀念着你，」她說。「我想問你要一件東西，這也許太寶貴了，你肯把伊索送給我麼？」

我並不猶豫。我回答「好的。」

「或者你明天能够把他送來吧。」

我走了。

我對上面的窗子看。那裏並沒有人影。

現在一切都完了……

天。  
在茅屋裏的最後一夜。我呆坐着想，數着鐘點。到了早晨我預備進最後的一餐。那是一個冷

她爲什麼要我親自送伊索去？她預備和我作末次談話麼？我可不再希望什麼。她又怎樣待伊索呢？

唉，伊索，伊索，她一定想傷害你，虐待你！因爲我的緣故，她就要鞭打你，雖然也會撫愛你，可是她一定要打你的，無論有沒有理由；她簡直要毀壞你……

我把伊索叫來，拍拍他，我的頭同他的頭挨近，於是拿出我的鎗來，他正快快活活地搖着擺



着，猜想我們又要出去打獵了。

我們的頭再並在一起；我把鎗口靠着在伊索的頭頸，放了……

我雇了一個人，把伊索的死屍送給愛娃。

## 三十五

郵船預定在下午啓碇。

我走到碼頭。我的行李已經放在船上。麥克先生握着我的手，鼓勵着說今天會天晴，愉快的晴天；這樣的天氣他自己都高興去旅行。醫生慢慢地走來。愛娃同他在一起；我的雙膝覺得微微起了震顫。

「我特來看你安安穩穩地出發」醫生說。

我謝謝他。

愛娃目直對我面看着說：

「我一定要謝謝你送我的狗。」她眠緊她的嘴唇——灰白的嘴唇。她又十分客氣地叫我一聲「先生。」

「船什麼時候開？」醫生向一個人問。

「在半點鐘以內。」

我不發一聲。

愛娃不停足地左右轉動。

「醫生，你想我們這時還是回去吧？」她說。「我把我爲着要來做的事做完了。」

「你把你來做的事做完了。」醫生說。

她笑了，老被人改正有點慚愧。她答說：

「我說的還不是差不多這樣麼？」

「不，」他乾脆地說。

我看着她。這個瘦小的人站在那裏冷靜而穩定；他曾經打算過一個計劃，他在實行到底。倘然他到底失敗呢？無論如何，他總不表示出來，他的面色決不會不由自主。

將近薄暮。

「好，再會，」我說：「謝謝一切以往的日子。」

愛娃默默地對着我看。於是她轉動她的視線向船身看。

我上了船。愛娃還立在碼頭上。醫生在那裏和我說再會。我看看岸上。愛娃在那時忽然轉動，急急忙忙地離開了碼頭，醫生遠遠在後面。那是我看見她最後的一面。

一陣愁傷的波浪穿過我的心靈……

船起始動了；我可以看見麥克先生家的招牌：「油鹽糟坊」一回兒就不見了。月亮和星出來了；羣山四周包圍着，我還看見無窮的樹林。那裏是磨坊；那邊，那邊豎着我的草蓬，一個燒了的草蓬；一塊灰白的大石頭孤零零地立在那火燒場上。草蓬的地基上，綺色林，伊凡……

北方光彩的夜色散佈在高山上空谷裏。

### 三十六

我寫了這些來銷磨時光。但是一天一天都又不知不覺地飛過。回想到那年夏天在北地數着鐘點過，覺得好笑。現在兩樣了。日子無論如何總不容易過去。

我現在也有許多感着愉快的時候。不過光陰呆呆地停着，我不曉得爲什麼他會這樣呆呆地停着。我已經不再做事了，自由得像一個王子。一切都很好：我碰着許多人坐在馬車裏；有時我閉着一只眼睛，用手指向着青天寫字；我搔弄着月亮，幻想着月亮在笑——月亮的下頷被搔癢了，張開了嘴笑。大地上萬物都在微笑。我開了一瓶酒，叫快樂的人們一齊來。

至於愛娃，我並不想她。過了這許多時候，我何必不完全把她忘了呢？我有些自傲。倘然有人

問我有沒有愁恨，我將直直爽爽回答說，「不——一點沒有什麼。」

谷拉躺着對我望。從前伊索時常如此，不過現在是谷拉躺着看我。鐘在爐架上滴滴。窗外有一陣喧擾。叩門聲引進了綠衣人。一封刻着爵冠的信。我曉得是誰寄的。我頓時明白，或者我早已在一個不成寐的夜晚夢想到了。但是在那信封裏並不見信——祇有兩個綠色的羽毛。

冰冷的恐怖使我渾身震顫。兩個綠色的羽毛！我自言自語好，那有什麼？但是我為什麼變冷呢？想必因為一陣陣陰慘慘的風從那些窗口吹來。

我把窗關了。

那邊放着兩根羽毛！我好像認識他們！他們使我憶起在北地的一樁趣事，只是許多滑稽情景的一節。

怪有趣的，我再會看見這兩根羽毛。猛然間我好像看見一個芳容，聽見一陣聲音，說：「大尉先生：你的羽毛在這裏。」

「你的羽毛。」

谷拉，安穩地躺着——聽見沒有你動一動我就打死你！

天氣真熱，煩悶的熱氣充滿了房裏。我怎麼想起關窗子呢？重新打開吧——門也得開；開得大大的——這裏來，快樂的人們請進這裏來！

噲，送信的，請你帶一個信——出去叫一大羣人來……

一天天過去，光陰仍舊呆呆地停留着。

現在我已經寫了這許多聊以自娛。我沒有什麼憂愁的重擔，但是我希望離開此地——到那裏，我自己都沒打算，不過總是很遠的，或者到非洲，或者到印度。因為我只合住在樹林裏，在孤零的靜寂裏……